

通志堂經解





禮記集說卷第五十四

禮運第九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禮運者以其記五帝三王相變易陰陽旋轉之道此於別錄屬通論

橫渠張氏曰禮運本是一片段文字混混然一大意須是據大體而觀之乃能見若句句字字細碎求之必不能得嘗觀禮運有時混混然若身在太虛中意思弘大然不能得久不惟禮運要作一大意觀之如中庸儒行亦當如是或謂間有害處據大體觀之自是大片段文字以己心難包管盡他意如天降甘露地出醴泉若堯舜之世實求此物則安得也但言其至和可致不必須有此

山陰陸氏曰禮運者是禮樂之運非道德之運蓋運祚推移而禮行焉雖聖人不能違也然則大同小康時而已矣

長樂陳氏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則運而無所積器則滯而有所拘禮器言禮之器則禮運言禮之道也

嚴陵方氏曰行於萬物者道也載道而行者禮也帝王盛時以義起禮驅騁而轉徙未嘗息故其經世之迹不能無異其軌轍焉於是則有大小之別同異之名矣此篇所言乃其義也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末之逮也而有志焉

鄭氏曰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亦祭宗廟時孔子仕魯在助祭之中觀闕也孔子見魯君於祭禮有不備於此又觀象魏舊章之處感而嘆之言偃孔子弟

子子游大道謂五帝時也英俊選之尤者逮及也言不及見志謂識古文不言魯事爲其太切廣言之

孔氏曰此篇凡四段自此至小康爲第一明孔子爲禮不行而發嘆遂論五帝三王優劣之事鄭引郊特牲十二月蜡據周言之夏則十月殷則十一月謂建亥之月也以萬物功成報之案月令孟冬云大割祠于公社臘先祖五祀故鄭云亦祭宗廟總而言之謂之爲蜡若析而言之祭百神曰蜡祭宗廟曰息民故鄭註郊特牲云息民與蜡異此據總而言之故祭宗廟而云與于蜡賓也下云出遊於觀之上故知是祭宗廟也以仲尼與蜡祭故鄭知仕魯也魯臣而稱賓者以祭祀欲以賓客爲榮故也爾雅釋宮云觀謂之闕孫炎云宮門雙闕者舊縣法象魏使民觀之處因謂之闕亦名象魏巍巍也其處巍巍高大也何休註公羊

天子兩觀外闕諸侯臺門則諸侯不得有闕魯有闕者魯以天子之禮故得有之也公羊傳云設兩觀乘大路此皆天子之禮是也案定二年雉門災及兩觀魯之宗廟在雉門外左孔子蜡祭事畢出廟門往雉門登遊於觀之上喟是嘆之形貌作記者言其所嘆之由言蓋者謙為疑辭不敢指正於是言偃問嘆何事孔子若指言魯失禮恐其太切故廣言五帝以下之事謂五帝大道之行并與三代英異之主若禹湯文武等雖不及見而有志記之書尚可知也志是記識之名案辨名記云倍人曰茂十人曰選倍選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倍傑曰聖 熊氏曰當門闕處以通行路言雙闕明門之兩旁相對為雙也遊日看於觀之上

嚴陵方氏曰助祭者必有飲食以勞之故謂之賓焉文王

世子於釋菜言退儉者以此大道之行謂五帝之上也三代之英謂三王之時也以其無名無迹故以道稱之以其代廢代興故以代稱之禮至於三代其文極矣故以英言之言三代之為英以見五代之為質以五帝為大道之行則知三代為大道之隱矣時繫乎聖人之在上者也孔子以窮而在下不得其時故其言如此然時無常也或可待焉故止言未而已

蔣氏君實曰禮莫重於祭祭莫重於蜡故記禮之君子首以夫子蜡賓之嘆而發諸禮運之篇考之於經蜡之始末郊特牲論之詳矣夫子又嘗與子貢言蜡則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賜之所知何哉其可知者蜡之祭也其不可知者古先聖王之遺風餘澤也古者上下之間勢位未隔文法未備而歲時蜡禮之講終以序飲其重農力本存愛

示情之意見於祈祝禱禳之間勞來勸相之際仁之至義之盡粵自王政不脩而典禮在魯者望魯之意謂其一變而至於道而不可與他國槩言者也今也聖人傷世偽之寢起知古典之無傳而於蜡賓畢事之後出爲觀上之游喟然爲之太息記者紀其所嘆在魯不知魯之爲蜡其能盡存於古否乎魯之郊禘非禮也其蜡可知矣然則發蜡之旨微矣聖人傷古治之不復因蜡禮而有見不有偃也爲之發問則何以窮夫子感嘆之機夫旣以帝者之事爲大同而指三代爲小康矣而均曰未之逮也而有志焉何哉此有以見聖人思欲還上古之風而不可得而猶思其次也故其下歷歷言之

篇內同

講義曰夫蜡之祭爲仁之至義之盡先王報祭之禮爲息且有休老勞農之事孔子旣與蜡賓而觀之以知當時雖

足以得古之禮而未足以得古人爲禮之意此大道所未行也故孔子喟然而嘆魯焉

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弃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鄭氏曰公共也禪位授聖不家之睦親也不獨親其親子其子孝慈之道廣也皆有所養無匱乏也有分分猶職也有歸皆得良與之家也貨不必藏於己力不必爲己謂施無吝心勞事不憚仁厚之教也謀閉不興盜賊不作尚辭讓之故也外戶不閉禦風氣而已同猶和也平也

孔氏曰此以下說記中之事此先明五帝時也爲公謂不

私傳子孫即廢朱均而用舜禹是也選賢與能謂不世諸侯黜四凶舉十六相之類是也講談說也脩習也世淳無欺說輒有信所習皆親睦也君既無私故人法之不獨親其親子其子天下之老者皆得贍養終其餘年年齒盛壯者不愛其力重任分輕任并斑白者不提挈是也幼者皆獲養長以成人無告及有疾者皆獲恤養男子無才者耕有能者仕各當其職無失分也女謂嫁為歸不失時故有歸也貨謂財貨既天下共之不獨藏府庫但人不收錄則物壞世窮無所資用故收而藏之是惡棄地耳非是藏之為己有乏者便與也為事用力不憚劬勞正是惡於相欺惜力不出於身非是欲自營贍故云不必為己謀起於詐今天下一心故圖謀之事閉塞不起興起也有乏輒與盜竊焉施有能必位亂賊何起外戶扉從外闔也不閉者不

用關閉之也重門擊柝本禦暴客既無盜竊亂賊則戶無俟於閉也但為風塵入寢故設扉耳無所捍拒故從外而掩也率土皆然故曰大同

橫渠張氏曰大道之行窮乏皆有養者蓋民足固自如此菽粟如水火民焉有不仁者哉聖人富之固有其術其教之又深順達大道行也孔子言王者必世而後仁仁即大道之行也以孔子之道行之三十年何患乎不仁也言仁固有淺深三年有成言治一國也及治天下則必世也周公之法不至此但成王不能繼之大道之行由禮義而行者也禮義以為紀行禮義者也紀對綱而細今規規然以禮義治其小禮義而施於小未及其大者也若夫大道之行則禮義沛然大道之行游心於形迹之外不假規規然禮義為紀以為急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雖則無

為亦未嘗忘禮義以為紀蓋不可無也

長樂劉氏曰五帝之治世質民純人人內盡其情而情不生外無其已而善益勸故君不自尊而天下共尊之臣不自賢而天下共賢之一德安於上而非民莫不化之一善出於人而四海莫不師之是以選賢與能講信脩睦不必自於朝廷而族黨人人公共推讓不敢以為己私也雖以天下讓於人而人不以為德雖以天下外於子而人不以為疏故不謹於禮而人無作偽以踰於中不由於樂而人無縱情以失其和易稱同人于野亨者言君盡其性於上而民盡其性於下有天火之義焉不曰大道之行乎

長樂陳氏曰大道之行為大同大道之隱為小康以道之污隆升降係乎時之不同而已蓋大道者禮義之本禮義者大道之末任其本則末存乎其間徇其末則本隱而無

存此堯舜所以為大同而禹湯文武成王周公所以為小康也莊子述伯成子高對禹之辭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大同小康之辨也夫大道之行天下為公而與人大道既隱天下為家而與子與人與子固出於天聖人所以順天而趨時也然其為公者非不家之以為公者為主為家者非不公之以為家者為主至於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貨力不必藏於己非無所別也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非無以待人也亦其所為主者異矣選賢與能講信脩睦六君子非不由之禮義以為紀堯舜非不用之特其有所輕重淺深煩簡之不一耳蓋上世之選賢則一於德而已後世之選賢則有及於勇知上世之信則出於精誠之中而後世之信則見於作誓作會之際上世之睦則和光

同塵而有餘後世之睦則魚沫啣濡而不足上世則有道德以爲綱而不止於禮義之紀後世則禮義以爲紀而有失於道德之綱也

嚴陵方氏曰選言擇之而進與言待之而舉有諸己之謂信交相親之謂睦信與睦人皆有之然有諸己者患其隱而已故講之使明交相親者患其壞而已故脩之使著廢疾瘖聾跛躄之類所謂皆有常餼各以其器食之是也天生其利人乃不取是以人逆天也故貨棄於地爲可惡人犯其勞我享其效是因人成事也故力不出於身爲可惡取非其有謂之盜伺間而發謂之竊絕理謂之亂毀則謂之賊

馬氏曰信者在中之誠講之者使之以信相考也睦者在內之和脩之者使之以睦相守也男有分女有歸言使之

各得其所也有所厚有所薄有所貪有所吝則機心作於內而盜竊亂賊興於外無所厚無所薄無所貪無所吝則機心盜賊兩皆泯矣如此然後外戶可以不閉而天下如是一也

山陰陸氏曰言大道之行天下爲公而曰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是乃所以異乎黃老之言也且選賢與能講信脩睦在六君子之世未嘗廢也而大道之行異乎此者不家之而已難者曰天下爲公是天與賢則與賢天下爲家是天與子則與子孟子以爲其義一也不足爲時之厚薄曰自後世觀之類皆與子一有不爾則爭亂隨之是亦天也雖以爲時之厚薄可矣而緩詞也即云謀閉不興盜竊亂賊不作外戶不閉嫌其言不婉是謂大同此禮之運轉在天者也

延平周氏曰以大道既隱為三代則大道之行為堯舜然大道之行以天下為公亦非不以天下為家大道之隱以天下為家亦非不以天下為公故孟子以為其義一也又豈足為時之厚薄哉蓋各親其親不獨親其親各子其子不獨子其子者二帝三王之所同也

蔣氏曰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居上者恬於勢位而不以為樂在下者安於困貧而不以為尤是以德化自行而防範不立情意易通而機巧不生故位以賢能而任非有所私而立之也人以信睦為交非制之使從也推而至於耆老幼壯鰥寡孤獨之人交相養於天地之間而不見其病男自然而有分女自然而有歸貨惡其棄於地而已力惡其不出於身而已是豈有一毫相攘相軋之習哉凡若此者非聖人用力而致之也故揚而舉之於大同之時惟帝者

之事足以當之

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

鄭氏曰隱猶去也為家謂傳位於子貨力為己俗狹嗇也大人諸侯也亂賊繁多為城郭溝池以服之也謀用是作兵由此起以其違大道敦朴之本也教令之稠其弊則然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由用也由此其選能用其禮義以成治也考成也刑猶則也執執位也去罪退之也殃

猶禍惡也康安也此謂小小安康之世不如大道大同之世也言小安者失禮則賊亂將作矣

孔氏曰此明三代俊英之事孔子生及三代之末故稱今也天下爲家禹爲其始也君以天位爲家故四海各親親而子子藏貨於身出力贍已父子曰世兄弟曰及謂父傳與子無子則兄傳與弟以此爲禮也城內城郭外城溝池城之塹爲此以自衛固也紀綱紀也五帝以大道爲綱三王以禮義爲紀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失並用禮義以紀之也君臣義合故曰正父子天然故曰篤篤厚也兄弟同氣故曰睦夫婦異姓故曰和又用禮義設爲宮室衣服車旗飲食上下貴賤之制度田種穀稼之所里居宅之地貴賤異品也賢猶崇重也盜賊並作故須勇更相欺妄故須知所以崇重勇知之士立功起事不爲他人故姦詐之謀

用而戰爭之兵由此而起禹湯等能用此禮義成治其爲三王中之英選也此聖賢六人皆謹於禮以行下五事用禮明斷使得其宜用禮以成人之信用禮以明民之罪仁者以禮賞之以爲則爭奪者以禮講說之使推讓是示民爲常法也爲君而不謹於禮以下五事雖在富貴執位衆人必以爲禍惡共以罪黜退之也

橫渠張氏曰大道既隱以其不講故民不見也然則大道既隱有劣於大道之行大道之行如堯舜方是也雖三代之英猶有劣者以其未成功也此所以未有不謹於禮惟謹於禮則所以致大道之行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亦不害於不獨親不獨子止是各親各子者恩差狹至於順達之後則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既曰不獨親親子子則固先親其親子其子矣大人世及以爲禮由古以來固亦有

傳世但道隱之後雖有子如均朱有臣如伊周者亦不能
 舉行堯舜之事故以世及爲定禮城郭溝池爲固亦是禮
 義以爲紀之事所以防亂也堯舜在位各歷年七十餘以
 至於人神和龜龍格是爲大治不規規以禮義爲紀六君
 子所以急於禮者欲至乎大同也堯舜之治若此莫不本
 諸禮義大道既隱由暴君以壞之也然而使堯舜承桀紂
 之後亦當以禮義爲紀六君子居堯舜之時是亦大同之
 治也以其襲亂急於禮義適得小康耳聖人成性一之以
 義理禮義爲紀固在術內然而六君子未有不謹於禮欲
 以達其大者也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大道既隱則人有
 彼我故謀作亂者兵也止亂者亦兵也謀所以慮亂也既
 有亂則須兵以制之禹繼堯舜者也恐殆非爲大道既隱
 之時由此其選於三代中是精選者也

長樂劉氏曰既隱謂夏商以後有其居處而彼已分矣私
 其貨力而竊盜起矣戰鬪刑禁由之生焉故有五禮防其
 僞而教之復於中也有六樂防其情而教之復其和也綱
 人之倫以五品紀人之性以五常制度不定則僭偏興田
 里不疆則侵吞起勇智不用則亂生謀慮不作則姦詐
 出小則五刑以扶典制大則九伐以立平康此禹湯文王
 武王成王周公所以謹於禮較於大道則爲小康焉

嚴陵方氏曰前言大道之行則知大道隱之爲廢此言大
 道既隱則知大道行之爲明矣前言天下爲公則以與賢
 故也故繼言選賢與能此言天下爲家則以與子故也故
 繼言各親其親各子其子焉大人世以爲禮則各子其子
 故也及以爲禮則各親其親故也大人止謂有位者與說
 大人則藐之之言同道大而有變則爲之綱者道也禮義

小而有序故以爲紀焉道之綱則君臣固有義矣父子固有親矣兄弟固有序矣夫婦固有別矣及以禮義爲紀則因其義而正之因其親而篤之因其序而睦之因其別而和之故曰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功爲己則致力以興事者各自營故也禮義之紀如此所以治人之道悉矣則機心不能無作爭端不能不起故曰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

馬氏曰以大道之行而方之大道之隱固甚於天地之殊也竊嘗言之天下爲公天下爲家傳於賢傳於子皆天之所與非人力之所能爲也五帝三王何與焉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則近於墨矣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近於楊矣聖人豈楊墨之道乎老有所終至廢疾有所養三王未始不同也以正君臣至以功爲己五帝之時莫不行也謀

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三王之盛時莫不胥然謀用是作則兵由此起五帝以來亦未始不如此也由是而考之則記者之言妄歟嘗聞之師曰方周之衰文之滅質也久矣天下之人溺於人偽喪其天真孔子傷時之弊故推隆於五帝而以三代爲劣過其實以矯之欲使復歸於至德之盛裁歸於文質之中而已故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夫孔子非必以先進爲可尚以時之弊必過其中以矯之使質過於文然後朴可得而復也故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大同小康之意槩可見矣

山陰陸氏曰以今該古不欲斥前也大人得位者也若五帝時非無父子相繼兄弟相及非無城郭溝池非無禮義特不以爲固不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正尚義故篤尚恩故睦尚親故以和夫婦者婦雖以從夫爲

正亦有可否相濟以功爲己愈益下矣莊子曰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蓋禮義雖可以息兵亦可以起兵以著己之義以考己之信著人之有過若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以有禮著焉故也仁以有禮故刑讓以有禮故講若虞芮質厥成是也虞芮講讓而文王之仁刑矣禮示民有常易示人有變

廬陵胡氏曰鄭云大人諸侯也案下云禹湯由此則大人謂天子禮以明義禮以成信禮以明罪禮以刑仁刑猶型也禮以明讓禮以體常

長樂陳氏曰其言示民有常者常者變之對變者能變則常者能化化者人之道變者天地之道易之坤卦言人之道則曰有常曰化光至於乾卦言天之道則曰無常曰變化帝則盡天道故不言常王則盡人道故止於有常而已

延平周氏曰禮義以爲紀以下至於賢勇知此謀用不作而兵所以不起者也以爲謀用是作兵由此起非也

蔣氏曰馴至乎王者之時則不同矣天下爲家自夏后氏始禹之爲君豈不知堯舜與賢之事爲可美哉啟賢而能敬承此不待論而天下之事亦大異矣自禹而往乃家天下蓋聖人以道御時初無容心於其間也名位以安之政教以率之刑法以一之誥誓以申之此豈得已而不已哉利欲動而姦詐起生聚衆而情隙開聖人而不爲之盡心焉則蓋有所不滿焉者故自夏后氏之與子而天下之爲君臣父子者自此無異說則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已王者豈能遽返而還其初乎要亦求勿失其情而已祿爵世及以爲大夫之禮城郭溝池以爲國家之固禮義以爲人道之紀君臣不得不正父子不得不篤兄弟不得不

睦夫婦不得不和制度不得不設田里不得不立勇智任之爲賢爲已舉之爲功義必使著信必使考仁必使成遜必使習道不能由則位不能居至是而禮之功用形矣故聖人揭而舉之爲小康之時夫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而謂之小康若是其不足言乎曰小康之名非治說也乃時說也聖人處大同之時故能運無爲之化聖人處小康之時要亦無不盡之心夫惟無不盡之心而後能居小康之時成極治之化當大道之隱使大道之行以此言之則知帝王有異時無異道聖人因蜡以思禮其不能無望於魯而有志於帝王之世者如此

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殺於地列於

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大下國家可得而正也

鄭氏曰相視也遄疾也言鼠之有身體如人而無禮者矣人之無禮可憎賤如鼠不如疾死之愈也聖人則天之明因地之利取法度於鬼神以制禮下教令也旣又祀之盡其敬也教民嚴上也鬼者精魂所歸神者引物而出謂祖廟山川五祀之屬也民知嚴上則此禮達於下也民知禮則易教

孔氏曰此是第二明須禮之意失之者死若桀紂也得之者生若禹湯也引詩鄘風相鼠篇禮從天出故云本於天殺效也又效於地布列於鬼神聖王旣法天地鬼神以制禮本以教民故祀天裡地享宗廟祭山川一則報其禮之所來之功二則教民嚴上之義民旣知嚴上之義曉達喪

禮則知哀篤君親也祭是享祀君親射御是防衛供御尊者冠有著代之義皆有代親之感朝是君之敬上聘是臣之事君人知嚴上則達此八者之禮天下謂天子國謂諸侯家謂卿大夫下既從教故得而正也鄭註則天之明因地之利昭二十五年左傳文云取法度於鬼神者下文云降于宗廟山川五祀是也云以制禮下教令者謂法天地鬼神以制禮既畢下此禮之教令以教民即下文降命降則下也謂法此等之神以下教令又祀此等之神教民嚴上故鄭云既又祀之盡其敬也宗廟山川五祀據其精魄歸藏不知其所則謂之鬼宗廟能引出仁義山川能引出興作五祀能引出制度又俱能引出福慶謂之神也三者皆為鬼神此又本天穀地之下所以總云列於鬼神也橫渠張氏曰禮必本於天穀於地列於鬼神此屬自然而

言也天自然有禮如天尊地卑是也穀於地明於地也如山川有大小草木有長短皆是天生而見於地也列於鬼神遍於鬼神也如社有土功履之必報稷有養人之功五嶽各為一方之鎮人就而禮之至於羣祀百神莫不有自然之理使之必報之功有小大者天也報且禮之者人也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此則屬人道而言亦莫非天理也又曰禮本於天天無形固有無體之禮禮有形則明於地明於地則有山川宗廟五祀百神以至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是見於迹也蓋禮無不在天所自有人以節文之耳本於天穀於地猶是總言之鬼神則布列於地上也然則禮非自人而出至於鳥獸莫不有父子配偶長幼朋友螻蟻之君臣鴻鴈之兄弟但不能推類而有別此亦皆天性也至聖人則能粹美之

長樂劉氏曰先王正心誠意動必如禮者欲盛厥德以配天地也不曰承天之道乎禮有定制執民兩端不敢過也不敢不及也不曰治人之情乎人失乎禮則行悖於中刑禍之道也不曰死乎人得其禮則動協於極不曰生乎鼠也無其一體無不死者人也失其一禮而能久生哉故禮也者能使三才安於其位而不失其宜者也故天得其禮則陰陽和地得其禮則剛柔順而無乾亢之患鬼神得其禮則生以時而無咎徵之失至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得其禮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各得其分而不失其常不曰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乎則人之爲道無禮焉性命不可得而正矣若網之有綱萬目待之然後理若木之有規萬器待之然後成惟禮爲然

長樂陳氏曰言偃聞去衆爲殃之說復以禮之急爲問孔

子謂禮出於天而成體則於天之道爲本故以之承天之道出於人而成法則於人之情爲本故以治人之情夫出於天而承天出於人而治人則禮不爲不重其有不由而失之則不止於去衆爲殃而必至於死由而得之則不止於存衆爲祥而必至於生也喪祭內也射御外也冠昏內也朝聘外也君子行其在已而不忘其在人者爲其在人而不忍其在已者然後爲能盡已而盡人此喪祭射御冠昏朝聘先後之意又曰本於天者禮之道殽於地者禮之體列於鬼神者禮之情達於喪祭射御冠昏者禮之度數禮之爲道則達而其體則卑其情則幽而其度數則顯聖人以此示人則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

嚴陵方氏曰上言如有不由此者在勢者去則禮之於人不可緩矣故言偃復問以爲如此乎禮之急也禮本乎天

之道故先王制禮所以承天之道禮出乎人之情故先王制禮還以治人之情禮於天人之際如此則失之者死得之者生未足恠也然失之者未必死以其有死之道而已得之者未必生以其有生之道而已故引詩胡不遄死之說以明之也夫苟失於禮雖或幸而生於義可諱則無以異乎死苟得於禮雖或不幸而死其名不忘則無以異乎生此所以有死生之道也人之所欲莫甚於生所惡莫甚於死禮之得失遂有生死之道也此其所以為急歟於天曰本於地曰殽於鬼神曰列皆言禮之所以立也至於禮之所以行則有見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焉見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則禮達於下矣故以達言之喪則凶禮也祭則吉禮也射御則軍禮也冠昏則嘉禮也朝聘則賓禮也禮雖經而為三百曲而為三千其大體不過是五者而已

馬氏曰天降衷於民而先王之為禮所以繼天之衷也故曰以承天之道夫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逸人情之所同也人情之所同而縱之則滅天理而窮人欲故先王制為禮以節之也故曰以治人之情胡不遄死者未至乎死而人欲其死也

延平周氏曰深於禮者可以言易深於易者可以言禮故言其成象則本於天言其效法則殽於地言其幽則列於鬼神所謂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者乃其度數而已矣山陰陸氏曰鬼神若禋祀實柴禋燎血祭粢沈醢辜禘祠烝嘗之類亦一隅爾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此八者自天子下達凡所謂示象數之事也

鄭氏曰相鼠之刺不惟深疾之之辭而無禮無儀固有死之道也夫三百之經三千之儀雖若不勝其繁要皆此心

之用操而常存者則委蛇曲折不失尺寸一念之差則視而勿見聽而勿聞食而不知其味語默動止皆非故態矣觀於草木則一葉之黃一枝之瘁皆本根之病也觀於天地則一星之殞一泉之決皆元氣之病也聖人爲禮以制天下之心威儀之中否以驗其神明精爽之存亡詎可指登降興俯獻酬裼襲以爲末節而不之察乎先王盛時禮教達於天下士無賢不肖皆周旋於禮文之中其節奏度數耳目習焉手足安焉不得而少差也於安且習之中而忽乖其度是必其神明精爽之不在是也三代之衰列國公侯卿大夫猶知奉禮以從事一不中節則有死生禍福之說若越椒之執幣傲叔仲惠伯知其必滅若敖氏之宗卻錡乞師於晉而將事不敬孟獻子知卻氏之必亡若此類者不可勝舉而其應信若龜策蓋先王所以制人心之

意猶未泯滅而秉禮君子既能以自檢其身故能以身察乎人也傳穀梁之說者以爲左氏失之誣而後世學者不究其本遂以左氏死生禍福之說近於神恠而力排之聖人制禮精微之意微矣惜哉

蔣氏曰聖人傷世遠道散發明禮之爲功學者因言深意切申問禮之所以急聖人豈能忘言於此思昔先王之制爲禮也非以強世拂情也蓋自有天地萬物而禮與之俱立羣而爲之辨也合而爲之防也出入飲食而爲之會節疏數也施報酬酢而爲之等級隆殺也是豈天之所以能隨而付諸其人乎蓋必有制而命之者矣故曰承天之道又豈人之所能始而具之於天者乎蓋必有而之者矣故曰治人之情天道以承而能立人情以治而能定此禮所以不可一日無而得失死生所由分也不然則天人之

理窮矣相鼠之刺所關甚大托詩以明禮豈不信然又
曰禮之爲說虛爲之機而實爲之用理爲之初而形爲之
顯自其本於天者而承之彼其理混然未分吾孰得其洪
纖小大而爲之乎易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方其爲
崇有不可得而擬議者聖人本天道之自然即地形而有
辨故凡禮之所以爲是因入之情順物之稱制爲高下廣
狹者皆其所效而立之者也由是而築爲宮室設爲宗祧
郊社以崇報山川以闡幽是列鬼神而禮有所寓矣喪祭
有常射御有數冠昏以嚴其序朝聘以謹其儀是達於制
作而禮有所行矣此三代聖人所以損益不同而制治之
異至衰世之君子則未嘗不以禮之興脩廢弛而覘人之
理亂安危者有由也

金華應氏曰上數語明禮之功用以明夫人生死之所由

繫下四語總禮之體用以明天下國家治亂之所由別也
大原出乎天故推其所自出而本之效法之謂地故因其
成法而效之殺效也列於鬼神者充塞乾坤之間昭布森
列而不可紊也達於喪祭至朝聘者人道交際之用周流
上下而無不通也法於天地鬼神者理也所以承天之道
也達於天下國家者事也所以治入之情也理與事一而
二二而一者也示之以禮而人得禮以生則謀之作者弭
兵之起者消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治也不然雖有粟吾得
而食諸

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我欲觀
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
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
觀之

鄭氏曰杞夏后氏之後也徵成也無賢君不足與成也得夏四時之書其書存者有小正宋殷人之後也得殷陰陽之書其書存者有歸藏吾觀於二書之意

孔氏曰自此至禮之大成也為第三明禮之所起徵者徵驗之義杞宋君闇弱不堪足與成禮因往適杞宋得殷坤乾之書并夏四時之書觀之知上代以來至於今世時代運轉禮之變通即下禮之初以下是也殷易以坤為首故先坤後乾

橫渠張氏曰坤乾之義先曰坤者殷之質以所先見者則先言之坤乾書名也不曰乾坤而曰坤乾者乾則無以見必因坤而著故先曰坤推本而言也猶言形神人必因形乃見神若不因形則神何附著

長樂陳氏曰夏時坤乾之書固不可得而見之然必其名

以推其義則夏時者言夏時之所紀而坤乾有交泰之意也夫得其書則繫其所得之先後故先夏時而後坤乾觀其書則考近以及遠故先坤乾而後夏時又曰其言夏時之等則其所得者不止於此其言吾以是觀之則繼之以夫禮之初以下蓋觀是書而知其然

嚴陵方氏曰極之為言至也如上所言皆禮之至矣子游故復問之也坤乾夏時之書所謂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是也論語兼言書之文不足徵此特言人之獻不足徵者言其略則文獻皆不足徵言其詳則書之文猶有得焉耳周官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是連山則首乎艮其卦具內外而一體其位居東北之兩間則向乎人之時焉夏用人正故其書以之孔子以夏時稱之者以帝降而王人時得其正故也歸藏則首乎坤各歸

其根密藏其用皆陰之所爲則合乎地之時焉殷用地正故其書以之孔子以坤乾稱之者以資生於丑地爲主於上故也周易則首乎乾周而復始剛柔相摩皆陽之所爲則合乎天之時焉周用天正故其書以之孔子以乾坤序之者以資始於子天爲主於上故也然孔子以夏殷之易而觀夏殷之禮者何也蓋易之所見者象禮之所形者器繫辭云以制器者尚其象則觀易固可以知禮矣且乾坤者天地也夏時者四時也天地有上下之位四時有先後之序禮之道如斯而已至周則監於二代脩而兼用之故六官則備天地四時之名焉坤乾不謂之書而謂之義夏時不謂之書而謂之等者禮以達義於內辨等於外者也天地之理爲妙故以義言內四時之迹爲顯故以等言外或言其義或言其等蓋本諸此

馬氏曰創於始者必有以繼於終作於先者必有以述於後故孔子欲觀夏殷之道以成一代之禮杞者夏之後宋者殷之後謂其世守而知其事之詳且悉也然而杞宋皆無賢人載籍俱亡文獻兩泯焉此其不足與成也可知夏時坤乾皆不行於世闕而勿論可也

山陰陸氏曰雖曰吾以是觀之蓋亦略矣據論語所言可知

講義曰孔子嘗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今以爲不足證而不言者蓋所語偃者必欲有所稽考而言之故也若夫子之於禮雖百世其可知況於夏殷乎故曰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所以語偃者如此也

四明沈氏曰義是禮之變處等是禮之常處首坤次乾之

書是變也建寅之書是常也聖人加義字於坤乾加一等字於夏時夏殷之書固是夏殷之禮非聖人孰能觀之哉

蔣氏曰禮在聖人言之為無盡禮在學者問之惟恐其不及此言偃所以得聞其槩而猶有以究其極也夫聖人既以杞宋為不足證而不能觀夏商之禮矣而猶有得於書者何哉此蓋聖人觀禮之妙旨三代聖人損益不同而制作殊事蓋本自其陰陽之義而發之夏時之書吾不得而見之矣而其存者有小正夏之所建以寅為正則其尚忠尚黑之制皆自此出也坤乾之書吾不得而見之矣而其存者有歸藏商之序易以坤為首則其尚質尚白之制皆自此出也聖人不能考杞宋之餘備見夏商之盛制而能因陰陽之書詳識夏商之本旨此聖人之觀禮所以異乎

人之觀之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以為周禮盡在魯其觀周其亦聖人之觀夏商也夫

金華應氏曰觀止義與等者聖人之觀異乎他人之觀也夫上天下澤所以為禮而坤乾之書顧以坤為首者有其義也陰陽循環更相為始而夏時必以寅為首者有其等也玩乾坤之自下而上則知禮之交際者無不通且又有卑法地之意焉玩四時之自始而終則知禮之秩序者不可紊且又有無窮之象焉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臯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孰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初

鄭氏曰言其物雖質略有齋敬之心則可以薦羞於鬼神

鬼神饗德不饗味也中古未有釜甑釋米捭肉加於燒石之上而食之耳今北狄猶然汗尊鑿地爲尊也抔飲手掬之也蕢讀爲缶聲之誤也缶壺也謂搏土爲桴也土鼓築土爲鼓也升屋而號招之於天也苴或爲俎地藏謂葬北首陰也南鄉陽也皆從其初謂今行之然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中古祭祀之事及死喪之禮今時所法於前者從此至禮之大成皆二書所見之事禮以飲食爲本但中古質略雖有火化以水泔釋黍米稗析豚肉加於燒石之上而孰之播黍以下非但可以事生若如也言如此亦可以致其恭敬於鬼神以鬼神饗德不饗味也伏羲爲上古神農爲中古五帝爲下古若易歷三古則伏羲爲上古文武爲中古孔子爲下古若三王對五帝則五帝亦爲上古皐引聲之言某謂死者名令其反復魂魄不復然

後浴尸而行含禮於舍之時飯用生稻之米故云飯腥用上古未有火化之法也苴孰者欲葬設遣奠包裹孰肉以遣送尸法中古火化之利也天望謂望天招魂地藏謂葬以藏尸所以地藏由體魄則降故也所以天望由知氣在上故也此非是今世始爲此事皆取法於上古中古而來故云皆從其初

橫渠張氏曰今享土功不知報日食五穀又不報義非所安古之飲食之際其始造飲食如燔黍捭豚汗尊抔飲之人也夫禮之初始諸飲食飲食固不足以爲禮然言語有從本說出者則必至微有從末說出者則必自近示人不得已處其始必甚質而漸至於文如言禮之初始於拜起亦此類也人之始相見則須如此

延平周氏曰上古之世未始知有禮而有禮乃所以強世

故聖人因其有飲食之大欲而少寓之以節文此天下惟知飲食之充欲而不知漸入於節文之中也所謂飲食者止於燔黍捭豚汙尊杯飲與夫簣桴土鼓凡此不惟可施於人之所交際而猶若可以致敬於鬼神蓋亦趨時而已矣臯某復臯者始事之辭而有緩意故五門之始謂之臯既復矣然後祭之則飯以腥苴以孰也死者以北首為主入爲陰也而又有荅陽之意生者以南鄉爲主出爲陽也而又有荅陰之意自簣桴土鼓而上後世有以備於此者故不從其初自升屋而復而下後世無以過於此者故皆從其初

長樂陳氏曰食之禮始於燔黍捭豚飲之禮始於汙尊杯飲簣桴而土鼓其樂之始歟明堂位曰土鼓簣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然樂以中聲爲本土於位爲中央於氣爲中

氣而籥之爲氣又所以通中聲者也伊耆氏之樂始於土鼓中聲作焉中於簣桴中聲發焉終於葦籥中聲通焉樂之所始本於中聲如此豈不爲中和之紀乎周官籥章中春晝擊土鼓敝籥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于田祖敝籥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敝籥頌擊土鼓以息老物其意以爲王業之起本於籥樂之中本於籥始於土鼓逆暑迎寒祈年祭蜡皆本始民事而息老物故所擊者土鼓所敝所歌者籥詩有報本反始之義焉豈在夫聲音節奏之末節哉此所以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也樂書又曰體主於骨髓藏於肺知存於心氣寓於體體魄陰也故降之於下知氣陽也故升而在上而體魄不言下者以其體魄有滅而無存知氣感動而常在北爲陰幽而物之所終始南爲陽明而物之所相見死者所以

歸根故必首於陰幽終始之地生者所以芸芸故鄉於陽明相見之方此古者之所作而後世無以加故曰皆從其初又曰臯者求之於陰也詩曰鶴鳴于九臯易曰鶴鳴在陰則臯者陰之體而陰者臯之理五門之外謂之臯門以其近君者爲陽遠君者爲陰也

嚴陵方氏曰觀二書足以知夏殷之禮觀夏殷足以知上古之禮故此言禮之初焉自燔黍而下皆始諸飲食之事也方是時地產之穀不過有黍然未有釜甑也故燔之天產之物不過有豚然未有刀匕也故捍之尊未能鑿木也故污尊飲未知用爵也故杯飲鬼神之道幽而難格菲薄之禮疑若不及以致其敬也故以猶若言之可疑之辭也復者招魂之名飯必以腥慮致生之不知故也苴必以孰又慮致死之不仁故也後世於喪有奠始於飯腥而已於

蕕有遺始於苴孰而已體有所附魄有所營皆重濁焉則陰之類也故降而在下知無不周氣無不之皆輕清焉則陽之類也故升而在上郊特牲不言體魄而言形魄不言知氣而言魂氣者亦互相備也死者仆故言首生者興故言鄉凡是禮也後世雖或增其文而不能損禮之實雖或異其迹而不能易禮之意故曰皆從其初

山陰陸氏曰蕕桴以蕕盛塊而爲桴歟

廬陵胡氏曰蕕草也以草爲桴鄭以蕕爲凶非也若云誤聲不應明堂位又誤也土鼓廣雅文云築土爲鼓蓋築地以當鼓節籥章註以瓦爲匡不必築土也汗尊鑿地汗下以盛酒杯若張釋之云一抔土據明堂位云蕕桴土鼓伊耆氏之樂則此皆神農氏伊耆神農皆從其初皆取法於古初

蔣氏曰生養之道本於飲食聖人以報本反始之義教天下欲其事死如事生此酌獻饋食之事所以交與鬼神而不以為煩也降及後世之所以從事乎此者一切以文物為先而不以誠敬為本生或怠於養死或忽於報聖人言禮所以必欲反之其於初上古鼎飪未具而燔樗以為食壘酌未設而汙抔以為飲聲樂未備而蕢土以為歡彼其所交際應酬者簡素質實而巧偽不形則以此而接乎鬼神自其一念之誠而施之有餘也死生異域疑若恩棄義絕而不相求矣乃若升屋之號臯復之告飯腥苴孰以繼其孝養之事天望地藏以發其悽愴之思蓋雖禮教未備而天理之發露於人心者自然如此至於後世棺槨衣衾之備美賄賻贈舍之畢陳而一念不居事亦未矣記曰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若是則形魄歸地知氣絪

天死者北首生者南鄉以生求死安得不盡其心而後知求加乎物哉故曰皆從其初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鄭氏曰寒則壘土暑則聚薪柴居其上未有火化食腥也此皆上古之時也

孔氏曰此一節更論上古之事未有宮室則是五帝以前未有火化則惟伏羲以前以中古神農有火故也營窟者地高則穴於地地下則營壘其土而為窟橧巢者橧聚其薪以為巢雖食鳥獸之肉不能飽者則茹食其毛漢蘇武以雪雜羊毛食之是其類也

長樂陳氏曰人之生也雖稟於陰陽而其體則陽屬以其陽屬則必順陽而居之故冬則陽燠於下則順之而居窟

夏則陽煥於上則順之而居巢也

嚴陵方氏曰孟子所謂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是矣前旣言燔黍矣此乃未有火化者先儒謂加黍於燒石之上非火化故也

後聖有作然後脩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爲臺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爲醴酪治其麻絲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

鄭氏曰作起也脩火之利謂孰治萬物范金謂鑄作器用合土謂瓦瓴甃及甌臺榭器之所藏也炮謂裹燒之也燔謂加於火上烹謂煮於鑊也炙謂貫之火上醴酪謂蒸釀之也酪酢醢醢亦初也亦謂今行之然

孔氏曰此一節論中古神農及五帝三王之事世本云燧人出火在伏羲之前但用之簡少至神農更脩益使多故

云脩孰謂烹煮治謂陶鑄爲形范以鑄金器和合其土燒作器物以爲臺榭宮室牖戶及炮燔醴酪等皆五帝也此皆倣法上古以來故云皆從其朔

長樂劉氏曰火無形也而潛於木中不可得以知之燧人氏鑽木以出火然後木也火也爲民之利矣金得火則鎔又從而範之以爲器用則金也始爲吾民之利矣土也和之以水鈞之以木化之以火合五材以爲器則利於吾民與稼穡均矣五行之利養於民而禮因五物以興焉生則養之死則祭之報本反始之心生而禮由之弗敢忘乎其本初也

長樂陳氏曰范金合土固不止於爲宮室之具而爲宮室則必在於范金合土之後以其斤斧瓦甃之所當先也夫營窟櫓巢而易之以宮室飲血茹毛而易之以烹炙衣羽

而易之以治麻之布衣皮而易之以治絲之帛此所謂通其變使民不倦者也夫開端之始謂之初繼終而有始謂之朔故天地之始亦可以言初一月之始則特謂之朔是以言禮之初則繼之以皆從其初言後世有作則繼之以皆從其朔也

江陵項氏曰前言皆從其初後言皆從其朔註皆以為初蓋初者天地形氣之始也朔者隨時制作之始也如歷家太初及中朔之類詳本章事理可見

嚴陵方氏曰上世未有火化非無火之性也特未能脩之以利人爾范即荀況所謂刑范之范范金而鑄之合土而陶之而器用出焉則以為臺榭宮室牖戶故也臺榭宮室已見月令解醴酪則下文所言者是矣治麻所以為布治絲所以為帛夫為宮室之類然後足以代巢窟為醴酪之

類然後足以代血毛為布帛之類然後足以代羽皮是道也不特可以養生於其始又可以送死於其終不特可以養生送死於其明又可以事鬼神上帝於其幽言神則百神上帝則天也

山陰陸氏曰此一節言禮雖未之有先王以義起至是而彌文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蓋備矣非人為也故曰皆從其朔

氏曰皆從其朔者天左旋日月右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遲日行一度一歲一周天月行疾日行十三度一月一周天防其舒前速後近一遠三則為弦相與為衡分天之中則為望以速及遲光盡體復則為晦至於朔則日月始合璧焉當其晦則盡矣及其朔則受明於日而復生也於此謂之朔方者民窮度食而變於朔也

於冬謂之朔易者存察其事而始於朔也禮以時為大則其窮而變變而通後聖有作述而從之豈不謂之朔乎是故結繩之治其敝如晦焉後聖有作易之以書契則從書契者以是為朔也巢穴之居其敝如晦焉後聖有作易之以棟宇則居棟宇者以是為朔也羽毛之衣不可用也故易之以絲麻者得不以是為朔乎飲血茹毛不可用也則從火化者得不以是為朔乎夏尚忠忠之敝故商人救之以質則在商之世所從者以質為朔商尚質質之敝故周人救之以文則在周之世所從者以文為朔而已然則朔者可復晦也晦者亦可復朔也

蔣氏曰聖人論禮蓋本於中古之世器用漸設文物漸備幸其有加於前而慮其或窮於後也夫營窟橧巢而必至於臺榭宮室也草實獸肉而必至於烹燔炮炙也飲血茹

毛而必至於醴酪以供其味也衣羽服皮而必至於布帛以充其美也亦天下之勢也夫是數者中古聖人實為之中古聖人亦豈能計其事之止於此而已哉器利用便而文日加焉而又為之黼黻文繡之美三牲九鼎之盛堂上堂下之陳自是文日生而無有窮已雖聖人亦末如之何此所以禮至於後世而老氏之徒指為忠信之薄欲與天下相從於淡泊之地也雖然事之已備聖人不能計其後事之未備聖人不能秘其智自范金合土以下皆聖人開物成務以教天下而使之相安相養於利用出入之間者也使稍變其燔黍捭豚以為籩豆簠簋之實汙尊杯飲以為犧象山罍之具蕡桴土鼓以為笙鏞管象控楬埙篪之聲何病於聖故聖人觀夏商以前為禮之大意知其養生送死事鬼敬神而次第可以章明顯設民猶未厭道猶未

瀆也故曰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朔亦初義過此以往不復言初而禮備矣

臨川王氏曰皆從其初皆從其朔或言初或言朔何也初者一始而不可變朔則終而復始故於始諸飲食則言初於後聖有作則言朔蓋先王為後世所因乃其所以為朔也

禮記集說卷第五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禮記集說卷第五十五

故玄酒在室醴醖在戶粢醖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鍾鼓脩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

鄭氏曰此言今禮饌具所因於古及其事義也粢讀為齊聲之誤也周禮五齊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醑齊五曰沈齊字雖異醖與盎澄與沈蓋同物也奠之不同處重古略近也祝祝為主人饗神之辭也嘏祝為尸致福於主人之辭也祜福也福之言備也

孔氏曰一祭之中凡有兩節上節是薦上古中古下節是薦今世之食此一節總論今世祭祀饌具因於古昔所供之物并酒所陳之處及獲福之義玄酒水也色黑謂之玄

大古無酒此水當酒所用以今雖有五齊三酒貴重古物故陳設室內而近北也醴謂醴齊醢謂盞齊以其後世所爲賤之陳列雖在室內稍南近戶也粢醢卑故又南近戶而在堂澄謂沈齊酒謂三酒事酒昔酒清酒又卑故在堂下案爾雅粢稷也作酒用黍不用稷故鄭知粢當爲齊引周禮五齊酒正文也鄭註云泛者成而滓浮泛然醴猶醴也成而汁滓相將盞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色醢者成而紅赤沈者成而滓沈酒正醴醢之間有盞此醴醢之間有醢又周禮盞齊之下有沈齊此醢齊之下有澄齊故云醢與盞澄與沈同物也陳其犧牲者謂將祭之夕省牲之時及祭日之旦迎牲而入麗於碑案特牲禮陳鼎于門外北面獸在鼎南東首牲在獸西南上北首其天子諸侯夕省牲之時亦陳於廟門外橫行西上備其鼎俎者以牲煮

於鑊鑊在廟門之外鼎隨鑊設各陳於鑊西取牲體以實其鼎舉鼎而入設於阼階下南北陳之俎設於鼎西以次載於俎也案少年陳鼎于廟門外東方北面上又云鼎入陳于東方堂序西北上俎皆設于鼎西是也列其琴瑟者琴瑟在堂而登歌書云搏拊琴瑟以詠是也管磬鍾鼓堂下之樂書云下管鼗鼓笙鏞以間是也其歌鍾歌磬亦在堂下指其精氣謂之上神指其亡親謂之先祖皇氏等云上神天神也祭統曰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是以正君臣也又云尸南面父北面而事之是以篤父子也又云昭與昭穆與穆齒特牲云主人洗爵獻長兄弟衆兄弟是以睦兄弟也又云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是以齊上下也禮器云君在阼夫人在房及特牲夫婦交相致爵是夫婦有所也言行

上事得所則承受天之祐福也此玄酒至合享皆是今世祭祀之禮醴醢犧牲之屬是饌具也玄酒醴醢是所因於古也從玄酒以下至先祖以上是事也以正君臣至承天之祐是義也故鄭註言今禮饌具所因於古及其事義長樂劉氏曰三酒雖美而玄酒爲先八音雖縣而人聲爲重黼黻雖麗而大裘爲尊籩豆雖陳而瓦缶爲尚示不忘本也天之正氣四時也地之正氣五行也人之正氣五常也三者形質雖殊本同一氣唯聖人爲能用中以合三才之德是以四時和者天之祐也五行遂者地之祐也五常順者民之祐也非用五禮以事三才則其福順莫得而致矣禮用於上而下民莫不承天之祐其致如此可不務乎長樂陳氏曰道之精常幽玄而淡薄道之粗常明著而精美精則常貴而尊粗則常賤而卑先王於名數之間而未

嘗不寓之以道德之意此玄酒所以在室醴醢所以在戶案所以在堂澄所以在下也蓋玄酒則水也而陳之在室則室者幽之所而且尊也醴醢漸至於致味故用之於朝踐陳之於尸則尸者幽明之中而尊卑之際也案醢則醴齊是也用之於饋食而陳之於堂堂者明之所而漸卑也澄酒則清酒是也而用之於尸卒食之三獻故陳之於下下者明之尤著而且卑也昔先王之於鬼神以神道事之則以五齊以人道事之則以三酒犧牲所以致其養琴瑟鐘鼓所以致其樂祝嘏所以致其文此圖足以降上神與先祖也然上神先祖之降在彼而天祐之承在我在彼者以禮物之所備在我者以禮教之所成故必正君臣篤父子睦兄弟齊上下以至於夫婦有所也又禮書曰經有言一齊者禮器曰夫人薦盞祭統宗婦執盞從祭義夫人

奠盎是也有言二齊者醴齊縮酌盎齊浼酌是也有言三齊者坊記醴酒三齊粢醢在堂澄酒在下是也有言四齊者此經玄酒醴醢粢醢澄酒是也有言五齊者酒正五齊實八尊是也天子無一齊諸侯無五齊二齊者天子之時祭一齊者諸侯之時祭宗廟之小祭也自其上而言之又有中焉則記之三齊者宗廟之祫祭也祫祭中祭也自其下而言之又有大焉則記之四齊者宗廟之禘祭也夫禘也祫也四時也人鬼而已自其上而言又有神示焉則周官五齊者天地社稷之事也且天子祭天地而諸侯則社稷而已天子禘其祖之所自出而諸侯則太祖而已天子祫羣廟之主而大夫士及其高祖則諸侯之祫亦可知也故時祭一齊而祫二齊禘祫三齊社稷四齊是皆可以類而推也又樂書曰先王作樂莫不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

音故列琴瑟於南列管於東列磬於西北列鍾於西列鼓於北所以正其位也然琴瑟絲音也與瓦同於尚宮管竹音也與匏同於利制鼓革音也與木同於一聲磬石音也鍾金音也故舉絲以見瓦舉竹以見匏舉革以見木而五聲八音具矣

嚴陵方氏曰以室對戶室者戶之內戶者室之外也以堂對下則堂者階之上階者堂之下也禮器曰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又曰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坊記曰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則四者之內外上下蓋可見矣致其味者於道為遠寡於味者於道為近醴醢雖有味其味寡矣則在戶者以由戶而內為近故也粢醢其味淺致矣則在堂者以自堂而下為遠故也禮器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蓋遠人者於道為近也先王所貴者在道而已故言於

初朔之後以明後世之禮雖漸致其文亦未嘗不貴其本焉於玄於澄皆曰酒者以見始終之所言皆酒而已故坊記則通謂之酒也別而言之則有齊酒之名合而言之齊亦酒而已故周官以掌之於酒正焉犧牲必割而肆之故曰陳鼎有牛羊之異用俎有梡巖之異名然不一也故曰備琴瑟管磬鍾鼓陳之各有序故曰列以降上神大司樂所謂天神皆降是矣先祖人鬼亦得名曰降者則與詩言三后在天同意

延平周氏曰玄爲道之本而水爲齊酒之本故玄酒在室貴本也醴醢醢言其齊醢言其器郊特牲曰醢酒流于清是盎齊亦用餞也齊有五而所陳之處止於三者蓋言醴以見盎澄即沈齊也蓋沈者在下則澄者在上言澄酒則知清酒在下昔酒在堂事酒在戶此言醴醢在戶坊記言

醴酒在室何也在戶非戶外也乃在室之戶也有齊酒犧牲鍾鼓祝嘏則固足以降上神之與先祖然必待正君臣篤父子睦兄弟齊上下夫婦有所而後可以承天之祐者以備物盡禮爲不足以承天而所可承天者先脩人事而已矣

馬氏曰犧牲者鼎俎之實鼎俎者犧牲之寓犧牲之未殺故言陳鼎俎之未實故言備祭祀之樂其類非一故言列祝者代子之辭以告孝於其父嘏者代父之辭以告慈於其子二者各有其職故言脩自玄酒在室推而詳之至於脩其祝嘏所以降上神與其先祖者其禮備矣備禮然後能承祭之本亦敬之本也故十倫之義見於其間祭祀不祈者言承天之祐也

海陵查氏曰陳其犧牲至承天之祐於時未祭也知其必

受福爾作其祝號至是謂合莫蓋當朝踐之節退而合亨
以下蓋當饋食之節

橫渠張氏曰承天之祐順理則是承天祐祐順也

山陰陸氏曰此猶未祭也見端而以為承天之祐非早計
也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蓋似之矣易曰觀盥而
不薦有孚顒若當此節故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
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
利

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與其越席疏
布以冪衣其滌帛醴醎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
魂魄是謂合莫

鄭氏曰此謂薦上古中古之食也周禮祝號有八曰神
號二曰鬼號三曰祇號四曰牲號五曰盥號六曰幣號號

者所以尊神顯物也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及血毛皆所
以法於大古也孰其殽謂醢解而爛之此以下皆所以法
於中古也越席翦蒲也冪覆尊也滌帛練染以為祭服嘉
樂也莫虛無也孝經說曰上通無莫

孔氏曰此一節明祭祀上節用上古中古之法玄酒血毛
腥俎是用上古也孰其殽以下用中古也案周禮大祝辨
六號註神號若昊天上帝鬼號若皇祖伯某祇號若后土
地祇牲號若牛曰一元大武盥號若稷曰明粢幣號若幣
曰量幣神鬼祇是尊神牲盥幣是顯物謂造此美號之辭
祝史稱之以告鬼神故云作其祝號也玄酒以祭者謂朝
踐之時設此玄酒於五齊之上以致祭鬼神所以重古其
實不用以祭薦其血毛者亦朝踐時延尸在堂祝以血毛
告於室也腥其俎者亦謂朝踐時既殺牲以俎盛肉進於

尸前也案士喪禮小斂之奠載牲體兩髀兩肩兩肱并脊
凡七體也士虞禮主人不視豚解註云豚解解前後脰脊
脇而已是豚解七體也案特牲少牢以薦孰為始之時皆
體解無豚解以無朝踐薦腥故也其天子諸侯既有朝踐
薦腥故知腥其俎為豚解孰其穀為體解而爛之體解則
特牲少牢所升於俎以進神者是也案特牲九體肩一臂
二肱三肫四胙五正脊六橫脊七長脅八短脅九少牢則
十一體加以脰脊代脅為十一體也是分豚為體解此孰
其穀謂體解訖以湯爛之不全孰次於腥而薦之堂故祭
義曰爛祭祭腥而退是也此腥以法上古爛法中古也與
其越席疏布以冪衣其澣帛皆謂祭初之時越席謂蒲席
疏布謂麤布若依周禮越席疏布是祭天之物此云君與
夫人則宗廟之禮此蓋記者雜陳夏殷諸侯之禮故雖宗

廟而或用鄭註澣帛練染以為祭服亦異代禮周禮則先
染絲乃織成為衣故玉藻云士不衣織醴醢以獻者朝踐
之時用醴饋食之時用醢燔炙謂燔肉炙肝案特牲禮主
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賓長以燔從則此君薦之
用炙夫人薦用燔是也詩楚茨云或燔或炙第一君獻第
二夫人獻第三君獻第四夫人獻是君與夫人交錯而獻
也設此在上祭禮所以嘉善死者魂魄而神來歆饗是生
者合於虛無寂莫也但禮運之作因魯之失禮孔子乃為
廣陳天子諸侯之事及五帝三王之道其言雜亂或先或
後其文不次舉其大綱不可以一代定其法制不可以一
槩正其先後若審此理則無所疑惑

嚴陵方氏曰上言脩其祝嘏未見其所以為號故此言作
其祝號上言玄酒在室醴醢在戶未見其所以為用故此

言玄酒以祭醴醢以獻上言陳其犧牲備其鼎俎故此又言腥其俎孰其殽薦其血毛燔炙焉非特此而已而又廣及於所設之越席所冪之䟽布所衣之澣帛焉蓋血所以告幽毛所以告全腥其俎則事之以神道孰其殽則事之以人道越席則郊特牲所謂蒲越橐鞹之尚是矣䟽布禮器所謂犧尊䟽布冪是矣澣帛則祭統所謂以供純服是矣凡此所言則合古今之異質文之變也君自酢而西酌犧尊夫人自房而東酌壘尊故曰君與夫人交獻魂陽也魄陰也而其祭或以酒之陽或以食之陰或以腥之陽或以孰之陰或以氣之陽或以味之陰且又言與夫人交獻焉則陰陽之義備矣故足以合禮於魂魄

馬氏曰腥其俎者言近於古也孰其殽者因之於今也與其越席䟽布以冪衣其澣帛言近於古也醴醢以獻薦其

燔炙亦因之於古也禮備於古今而又夫婦親之所以致其敬故曰交獻以嘉魂魄夫魄者魂之體魂者魄之用體用合之則生離之則散故合鬼與神以祭於宗廟之中所以嘉魂魄是謂合莫合莫者以鬼神之在幽而合魂魄以祭於虛無之間而已

山陰陸氏曰與其越席䟽布以冪以與以別之者以承孰其殽之下文質弗類也衣其澣帛詩曰害澣害否傳以謂私服宜澣公服宜否婦人有副翬以接見君子見舅姑其餘則私也然則衣其澣帛蓋自揄狄而下且言澣帛則亦以著潔其衣服醴醢以獻當朝踐之節蓋君酌醴齊以獻尸夫人酌盎齊以亞獻然則饋食以下用酒可知司尊彝曰鬱齊獻酌當裸獻醴齊縮酌盎齊浼酌當朝踐凡酒脩酌當饋食謂之凡酒則王酌昔酒以獻尸后酌清酒以亞

獻禮器曰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

長樂陳氏曰楚茨先言執爨而繼之以或燔或炙鳧鷖先言爾殽而終之以燔炙芬芬禮運亦先言孰其殽然後繼之以薦其燔炙周禮量人制從獻脯燔之數量特牲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賓長以燔從是燔以肉炙以肝燔炙在血腥燭孰之後非祭之所先也謂之從獻非獻之正味也故制之不在司士而在量人獻之不在主人而在賓特祭義言建設朝事燔燎膾膋繼之以薦黍稷羞肺肝加以鬱鬯而鄭氏謂朝事君親制祭則親制其肝洗鬱鬯而燔之以詔神於室又出以墮於主前然則主人用肝之禮又與從獻者異矣

禮書

延平周氏曰玄酒以祭醴醑以獻何也玄酒陳之而已非獻也君陽也所以嘉魂夫人陰也所以嘉魄合二者以定

之故曰合莫莫定也

蔣氏曰此章盛言禮之備矣而猶首以玄酒血毛之薦此足以見聖人言禮之要旨祝號之名載於周禮蓋神祇之位與夫牲幣之陳各有名稱若夫祭祀則有朝踐有饋食至今世猶髣髴而行之未泯也自是謂合莫以上先儒以為朝踐之節自是謂大祥以上先儒指為饋食之節夫朝踐為禮之始饋食為禮之終始貴乎嚴終極其備故血毛俎腥殽孰越席疏布之事猶有貴乎古先也乃曰合莫謂其本是精誠以求神於冥漠之間也合亨體薦籩豆簠簋銅羹詞說之詳是後世之所備也乃曰大祥謂其舉是備禮而極其祥善之義也蓋聖人制禮豈容一毫之偽方其合莫以求神也物味薄而誠敬在禮文簡而精神通至於成禮而致詳也品物具而神祇樂誠意散而詞說行學者

苟能究觀聖人終始考禮之意而得之於想像形容之妙則凡品物之陳節文之變皆有深長之義存乎其間大學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此之謂也以牲牷肥腍祝史矯舉足以要神而致福烏足言禮之本始哉

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

鄭氏曰此謂薦今世之食也體其犬豕牛羊謂分別骨肉之貴賤以為衆俎也祝以孝告嘏以慈告各首其義也祥善也今世之食於人道為善也

孔氏曰此論祭饋之節供事鬼神及祭末獻賓并祭竟燕飲饗食賓客兄弟也然後退而合亨者前明薦爛既未孰今至饋食乃退取臠燭肉更合亨之今孰擬更薦尸又尸俎惟載右體其餘不載者及左體等亦於鑊中亨煮之故

云合亨亨之既孰乃體別骨之貴賤以為衆俎供尸及待賓客兄弟等知非尸前正俎者以此經所陳多是祭末之事故為祭末饗燕之衆俎也實其簠簋籩豆鉶羹者此舉事尸之時所供設也若籩豆亦兼據賓客及兄弟等祝以孝告嘏以慈告者孝子告神以孝為首神告孝子以慈為首各本祝嘏之義也案少牢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是祝以孝告少牢又云主人獻尸祝嘏主人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是嘏以慈告薦今世之食於人道為善故為大祥

長樂陳氏曰夫飲食號復宮室布帛之用具則養生送死之禮成矣三酒犧牲鼓鍾祝嘏之用具則事神之禮成矣

正君臣篤父子睦兄弟齊上下則教人之禮成矣是合三者所以為禮之大成

延平周氏曰所羞者以上世之禮物為主而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者合莫而已所羞者以後世之禮物為主而祝以人之孝而告於神嘏以神之慈而告於人是謂大祥祥者言福之兆朕見於此也嘏亦祝也而謂之嘏者以其傳尸之言而所告者皆福也奉上世之禮物而罕及於後世者則無文奉後世之禮物而罕及於上世者則無本有本有文此之謂禮之大成也

臨川王氏曰禮之大成此亦禮之一節耳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籩豆玉帛非禮之本雖禮以祭祀為重要其義亦不在乎玄酒羹醢之為急而謂之禮之大成也

嚴陵方氏曰合亨則合眾物而亨之犬豕牛羊骨有貴賤

各異體焉故曰體以稻粱而實簋以黍稷而實簠以水之品而實籩豆以五味之和而實鉶鼎故曰實祖禰所以

望子孫者莫大乎孝故祝以孝告子孫所以賴祖禰者莫過乎慈故嘏以慈告夫禮至於此則始於古而成於今始於質而成於文矣故曰大成也

山陰陸氏曰祥吉之先見也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此鬼事也亦哀事也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人事也亦吉事也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

鄭氏曰政亂禮失以為魯尚愈也非禮猶失禮也周公之

道衰言魯子孫不能奉行興之也天子之事守言先祖法度子孫所當守也假亦大也不敢改其常古之法度是謂大假也將言今不然

孔氏曰自此至篇末是爲第四節正明孔子嘆意也嗚呼哀哉是傷嘆之辭言觀周家文武之道以經幽厲之亂傷此禮無可觀瞻舍魯國更何適而觀禮乎故韓宣子適魯云周禮盡在魯矣魯郊禘非是非禮但郊失禮則牛口傷禘失禮則躋僖公子孫不能奉行周公之禮也杞郊禹宋郊契蓋是夏殷天子之事杞宋是其子孫當所保守案祭法夏郊鯀殷郊冥與此異者以鯀冥德薄故更郊禹契蓋時王所命也天子諸侯所祭之時祝以主人之辭而告神神以嘏福而與主人二者皆依舊禮是於禮法大中之大也從此以前皆論法於古道則爲善如承天之祐合莫大

祥大假皆論其善也所以論其善者將論其惡故也自此以下皆論今時之惡

橫渠張氏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夫子固已明言之杞宋則爲其二王之後也魯用天子禮樂必是成王之意不敢臣周公即以二王之後待魯然而非周公之本意也以成王尊德樂道之心則善矣伯禽不當受故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者謂周公必不饗其祀周公用天子禮樂或以爲有人臣不可爲之功則當用不可用之禮夫有權有位則人臣所遇當如此至用天子之禮樂則非也故魯之郊禘非禮也家臣僭大夫三桓僭魯魯僭天子推其原皆在成王成王賜伯禽天子禮樂自其時已啓下僭上之階矣

臨川王氏曰吾舍魯何適矣魯當孔子時屢遭亂與周何

異孔子乃問禮於魯則魯未必愈於周也如明堂皆推魯美皆非其實疑於此皆魯儒之妄也魯一變至於道或者其是乎又曰魯有周公之功而用郊不亦可乎魯之郊也可乎曰有伊尹之心則放其君可也有湯武之仁則紂其君可也有周公之功用郊不亦宜乎

嚴陵方氏曰序加幽於厲上者則以幽之爲惡大故也周公之澤百世而不斬而以爲衰者特其制作傳世之迹爾祝則君假之以告神者也嘏則尸假之以告人者也而祝嘏辭說古常有訓不可易焉故曰莫敢易其常古也

馬氏曰夫郊者天子外祭之重者也禘者天子內祭之重者也郊禘者天子之禮非諸侯所宜有也成王非所宜錫也成王非所錫而錫之魯君非所受而受之此魯之郊禘所以爲非禮故曰周公其衰矣所謂衰者非周公之衰也

言後世僭用天子之禮此周公之道所以爲衰矣杞宋皆天子之事守魯之郊禘非天子之事守故曰非禮有曰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殷人禘嚳而郊冥而此曰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杞也言之異者何也蓋郊鯀與具者以其始而言之也郊禹與契者以其終而言之也夫湯革夏則命杞以郊禹武王勝商則命宋以郊契此禮運之言亦既終而言之也天有覆物之功地有載物之功故天子祭天於地上之圜丘祭地於澤中之方丘諸侯者守天子之土而養一國之民故祭社稷社者土神稷者穀神天子有祭社稷者蓋上得以兼下下不得以兼上祝嘏之情非聖人不能知非天子不敢作非聖人不能知則在上者率由舊章而莫敢易非天子不敢作則在下者謹守其法而已山陰陸氏曰嗚呼哀哉非直嘆而已我觀周道幽厲傷之

吾舍魯何適矣此孔子所以嘆也杞宋既不足徵周又如
此而魯亦不能以有爲也凡言禘郊禘嘗在上郊郊稷禘
禘嘗故也祭法所謂禘郊國語所謂禘郊之牛角繭栗之
類是也爾雅曰禘大祭也亦以此今此言郊更在其上則
魯郊郊稷禘禘周公而已言周公其衰矣以愛之深故望
之至所謂責備賢者蓋如此杞之郊禹也言以禹故故郊
與魯不同宋之郊契也言以契故故郊亦與魯不同所謂
常古蓋自古以來所不變

延平周氏曰周公有人臣所不能爲之功故用人臣所不
得有之禮此魯所以有郊者也然郊不三卜而魯之卜者
有至於四而後免牲猶三望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祖
配之而魯之禘有行於莊公之廟者皆非禮也書曰統承
先王脩其禮物此杞宋所以有郊也然僭莫僭於祭祭莫

重於地地莫重於天而杞宋之不嫌於僭者是天子之事
所當守也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此祭祀所以馭其神
君有假於祝尸有假於嘏而祝嘏莫敢易其常古之辭說
則謂之大假者蓋唯大者爲可假假與豐亨王假之假同
意

三山林氏曰春秋郊望之旨三傳諸儒之說無得之者無
他知求小禮而昧於大禮故也經書郊者九皆爲有故而
書非因卜不吉而廢郊則因牲死傷而廢郊又有不待卜
之吉而特郊雖牛之死傷而必郊者先儒之說不過罪其
屢卜與其養牲不謹爾不知聖人書郊乃惡其非禮之大
者至屢卜之瀆養牲之慢非春秋所貴也學者欲究聖人
之旨先當斷魯郊之當否未暇及其瑣瑣也夫子傷周之
衰禮樂自諸侯出其魯之郊禘則有周公其衰之嘆豈有

天子郊天諸侯亦郊天子望祀山川諸侯亦望天子禘祖之所出諸侯亦禘使諸侯亦可行則聖人不以禮樂自諸侯出爲傷自夫子沒漢儒不知道者但見春秋書魯祭祀多天子之禮始妄設周賜禮樂之說所以諸儒不以魯郊爲非雖周郊以冬至而魯用之於啓蟄天子四望而魯三之名爲後時降殺但竊郊望之名已有罪矣譬如商賈冠師儒之冠庶人服卿相之服望其容飾已知其非分越制也予謂春秋所書之旨正以有故而不郊者爲幸無故而郊者爲大罪也季氏旅於泰山夫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泰山有知必不享季氏之祭矧上帝而可諂乎宜乎至於三卜四卜五卜不從麋鼠屢食其牛可見天心之不享也魯人曾不知得罪於天雖屢卜不從而猶三望雖牛死而改卜牛甚者至於用郊可知僭擬之心不能自己

下破王制上拂天心其罪爲大也深味春秋之旨曰猶三望曰乃免牲其深矣乎其微矣乎

蔣氏曰君臣天下之大分也禮不王不禘故郊禘爲王者盛事經典所載傳註所釋有曰祭上帝於南郊有曰祭昊天於圜丘有曰祀五方感生帝均爲郊禘之事也配天以祖其義甚重魯諸侯國也安得有郊明堂所記以爲周公有大勲勞成王賜以重祭說者遂以爲據如春秋書郊之類皆以爲時與事之失非其僭也夫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者有以兼乎小小者不得以僭乎大亦截乎甚嚴矣魯之用郊春秋固許之乎前輩爲之說曰魯不得用天子禮樂是成王過賜而伯禽受之非也夫以伯禽受之爲非而成王之時禮典未壞固應有是用之之事乎識者又從而爲之說曰賜非成王是周之末王賜之也昔者魯惠

公使宰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止之使成王之世而魯已郊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殆由平王以下也是說然矣自今言之聖人觀周道而傷幽厲論郊禘而衰周公則重祭賜魯豈盛時賢君事其出於衰世天子諸侯無疑也故聖人恥魯之事而因及杞宋之郊杞之郊也存禹後也宋之郊也存商後也是宜以禹契而配天周祀魯以周公配天於周公能無愧於后稷太王王季文王乎是周公之所弗居故曰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假亦大也祭之始也祝以主人之辭而告神祭之終也嘏以神之辭而致福於主今以諸侯僭天子之祭事不因其常古則孝忠報反之意名稱位號之別將有所紊亂變更而失其宜矣聖人於春秋之郊不予而非魯之僭竊其說甚明設從傳註烏足以發明聖人立言之本旨

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醯醢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

鄭氏曰藏於宗祝巫史言君不知有也幽闇也國闇者君與大夫俱不明也醯醢先王之爵也唯魯與王者之後得用之耳其餘諸侯用時王之器而已僭君謂僭禮之君也冕弁君之尊服兵革君之武衛及軍器脅君謂劫脅之君也臣之奢富擬於國君敗亂之國也孔子謂管仲官事不攝焉得儉

孔氏曰祝嘏辭說當依古法今乃棄去不用藏於宗祝巫史之家更易古禮自為辭說非禮也醯是夏爵醢是殷爵冕是衮冕弁是皮弁大夫以下稱家私藏公物見此君恒被臣之劫脅也天子六卿諸侯三卿大夫若有地者置官

一人兼攝羣職不得具足其官大夫無地則不得造祭器有地雖造而不得具足並須假借唯公孤以上得備周禮四命受器鄭云此公之孤始得有祭器者也又云王之下大夫亦四命大夫自有判縣之樂不得如三桓舞八佾一曰大夫祭不得用樂故少牢饋食無奏樂之文唯君賜乃有之大夫並爲上事與君相敵則非禮也

延平周氏曰夏曰醖殷曰斚醖斚非時王之爵而諸侯有用之及尸君者非禮也所謂及尸君者君以獻尸而尸以酢君者也私家卿大夫之家也先王以仁義善天下之俗而兵器常藏於民至於私家藏之則爲非禮者豈非以私家之貴且尊爲有嫌歟以官事不攝於聲樂皆具爲非禮則然矣以祭器不假爲非禮則誤矣王制曰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果大夫祭器猶且假之則燕器蓋

未嘗有殆非先王養成德者之義也

長樂劉氏曰周官大祝掌六祝六祈六辭六號九祭九擇之辭與法皆繫諸六典之籍而藏於大史屬諸春官上下相維不可少廢也今仲尼之時遭幽厲之君傷春秋之亂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之家遂使國之禮典幽暗不明故曰幽國也天子備六代禮樂其祭於宗廟也獻酢君尸則用醖斚今也諸侯亦用之不曰僭君乎始僭於禮樂終僭其政刑然後篡弑之心生焉故巡守四方必考其禮樂制度防僭亂也

嚴陵方氏曰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故有說辭而辭說固有常古焉天下之所共知也若夫藏於宗祝巫史之家則是非孝慈之言且不欲人之知爾豈所以爲神明之道哉故曰是謂幽國

山陰陸氏曰春秋傳曰晉侯以歌鍾二肆賜魏絳於是始有金石之禮樂也杜氏謂大夫有功則賜然則大夫未賜樂假於大夫

蔣氏曰禮莫嚴於祭然誠敬不根於內心則交神之道虧用器或忘乎分守則僭上之患起聖人所甚懼也祝嘏辭說此豈交神明之虛語聖人舉孝慈相感之義以發之於禮經而詩有之曰今終有假公尸嘉告蓋致祭受福之義盡之於對越無愧之素而行之於精神必通之時誠非具文也如其出於宗祝巫史襲以藏之而有事之際舉以行焉自謂神明之及交其謂之幽國宜哉至於爵有醑筭夏商所制也禮天子奠筭諸侯奠角郊特性言舉筭角詔妥尸禮器宗廟之制卑者舉角等級明甚今諸侯之制而醑筭以及尸安得不謂之僭君噫聖人言禮至是則亦甚不

得已矣若是則大夫安得不僭諸侯哉繁纓小物君子惜之今也冕弁藏於私家弓矢鈇鉞諸侯猶俟命於天子今也兵革藏於私家六命賜官限制甚嚴而大夫具官不由於所賜四命受器自有彝典而大夫聲樂皆具祭器不假此所以官事不攝反坫爲禮八佾舞庭三分公室竊攘僭逼之事莫之禦歟甚而至於君臣同國此聖人所以傷今思古固有望於隆禮之君也

金華應氏曰祝嘏辭說藏於公而不藏於私若金滕納於匱中是也周公不欲宣其事而揚已之功故命祝史勿敢言若夫常時祭祀之辭說未嘗不使人知之也故曰宣祝嘏辭說苟欲聽宗祝巫史爲之而又俾私其藏不爲隨之矯舉則爲漢之祕祝矣

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

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
鄭氏曰臣有喪昏之事而不歸反服其衰裳以入朝或與
僕相等輩而處是謂君臣共國無尊卑也有喪昏不歸唯
君耳臣有喪昏當致事而歸僕又不可與士齒

孔氏曰公是諸侯之號仕於諸侯則稱臣仕於大夫之家
則稱僕君有喪昏則恒在於國臣有喪昏則歸家一期之
間不復使役今臣有喪乃不致事著衰裳入君朝是君與
臣同國又臣是君之臣僕是臣之僕今卿大夫或與家臣
之僕錯雜而居齊齒等輩尊卑無別亦是君臣共國也
馬氏曰凡仕於公者皆曰臣非一諸侯之國也凡仕於家
者皆曰僕非一大夫之家也說者以謂諸侯之國大夫之
家蓋非是也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所以別君臣
之禮也以衰裳入朝是君臣無別也與

嚴陵方氏曰臣者對君之稱故仕於公曰臣而諸侯稱君
者以此僕者對主之稱故仕於家曰僕而大夫稱主者以
此然通而言之臣亦可謂之僕若周官所謂戎僕齊僕之
類是矣僕亦可謂之臣若左氏所謂皂臣輿臣之類是矣
名雖可通而位不可不辨故於家僕雜居齊齒為非禮也
曲禮曰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王制曰仕於家者出鄉
不與士齒則此所言非禮宜矣齊齒者與之等夷而序齒
也

橫渠張氏曰與家僕雜居齊齒蓋謂仕於家者不可與仕
於公者齊齒如此則亂矣若季氏之臣陽虎者其於朝廷
豈特齊齒而已仍有畏偏之勢

延平周氏曰均仕也一為僕則其臣不得與之雜居齊齒
先王之正名其詳至於如此新有昏期不使則然也三年

之喪止於期不使非也

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

鄭氏曰言今不然春秋昭元年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刺其有千乘之國不能容其母弟

孔氏曰王制云天子之田方千里其子孫有功德者封爲諸侯無功德者直食邑於畿內也諸侯子孫封爲卿大夫若有功德者亦有采地故左氏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大夫雖不得割其采地以處子孫然亦以采地之祿養其子孫耳從幽國以下皆論其臣惡今此云是謂制度而論善者此論古之制度如此今日則不然

長樂劉氏曰天子諸侯大夫有田以處其子孫者三等封疆大小各從其位不可以增減也是謂制度守其制度則

有足以處其子孫矣則其臣僕敢踰厥分以齒其子孫哉長樂陳氏曰制則有所裁度則有所限先王以人之子孫上以承先祖之祀下以綿本支之世莫不思有以處之然其處之則有所裁之制所限之度此固不可無尊卑隆殺之別也天子不曰天下而曰田所以明其止於千里以與天下共之也諸侯不曰田而曰國所以明其專於百里而非與天下共之也大夫食其所有事者故其地命之曰采采者事也凡此言其大法而已若夫諸侯大夫之子其不肖者固不可以世食而大夫之子苟其賢之過人又不止於食舊而已

延平周氏曰人莫不有子孫之愛故先王有法以節之也自天子而下雖莫不有以處之而處之者則異矣是以謂之制度大夫則衆矣果子孫皆世有采邑則王畿之內所

不能容豈非量功德之大小而限世數之久近乎

嚴陵方氏曰夫天下之大天子以之處子孫而不以為泰國家之小諸侯大夫以之處子孫而不以為儉豈非以制度之所寓乎於天子言田則知諸侯之國大夫之采亦田而已於諸侯言國則知天子之為天下大夫之為家也蔣氏曰天下為公祿位不私而與賢天下為家始有世及以為禮夫公固賢於家也與賢固大於相及也而事變之推移則定制之攸設聖人所以立與子不易之論以為天下常行之法以銷天下相攘之心故方千里者天子之田也而為天子子孫之定守方百里或七十里或五十里者諸侯之國也而為諸侯子孫之定守或倍上士或四大夫祿或三大夫祿或二大夫祿者卿大夫之采也而為卿大夫子孫之定守是以封建既行分守一定上下相安僭僞

不形謂之制度迨其衰也天子不能有其天下諸侯不能有其國大夫不能有其家朝聘不脩而會合無度交際不明而出入墮禮

金華應氏曰處者位置而區處之各得其宜大者謹其禮而無濫恩小者安其分而無歉志以制度不可踰也制度一定則人欲偏厚其子孫者固無所容其私心而侵剥枝葉兼并同姓者亦不容薄於所厚矣春秋之時請京之不得封沃之盛強皆私暱為患也至晉無畜羣公子秦不能容一弟甚矣

新安王氏曰一曰幽國二曰僭君三曰脅君四曰亂國五曰君與臣同國此皆諸侯卿大夫失禮也禮之失起於制度之壞故此明言先王制度大小有等尊卑有辨天子地方千里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不得僭也諸侯地方百里

有國以處其子孫卿大夫不得僭也卿大夫各有食邑以處其子孫家臣不得僭也制度一定上下截然安得有前五失諸侯僭差起於天子失禮卿大夫僭差起於諸侯失禮故下文言之

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謔

鄭氏曰以禮籍入謂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也天子雖尊舍人宗廟猶有敬焉自拱勅也諸侯無故而相之是戲謔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數如夏氏以取弑焉

孔氏曰陳靈公弑宣十年左傳文

長樂劉氏曰諸侯敬於天子雖其祖先宗廟亦不敢私有乃以舍至尊上下之分此亦至矣然而天子必以太史所掌之禮籍入處其廟言動之際必據乎禮示不敢慢於所

明也苟違於禮無以明人非天子壞法亂紀耶

延平周氏曰天子適諸侯必以禮籍舍於祖廟諸侯唯問疾弔喪則入諸臣之家先王制禮之意可謂微矣而後世猶不免有株林之誚者非禮之罪也

嚴陵方氏曰舍其祖廟者在諸侯則不敢爲之主在天子則不忘於所敬故也禮籍若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之類乃法之所以存紀之所以立今也不以入故曰壞法亂紀

蔣氏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因以考制度於四方諸侯皆得朝於方嶽之下所以巡省風俗而混一軌轍也晉文召天子事已非矣猶作王宮於踐土豈有躬造諸侯之國都舍臣下之祖廟而不由禮籍之所當行者乎故曰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諸侯有一國因問疾弔喪入諸臣之家所以

憫難恤患見厚下之禮乃若出入無名率意以行此固馳驅而往之事所由萌乎君臣無私交聖人嚴之故曰是謂君臣爲謔推原其事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在易之履所以制禮方其上下澤邈然其不相接也而上下以辨民志以定聖人觀會通以有行使其事必出於名義之所宜有而後交際酬酢之道興焉不然則妄動而兆亂事出於微而禍成於著也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儼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

鄭氏曰疾今失禮如此爲言禮之大義也柄所操以治事孔氏曰人君治國須禮如巧匠治物執斤斧之柄此以下明用禮爲柄之事寡婦不夜哭別嫌也君子表微明微也接賓以禮曰儼郊天祀地及一切神明是儼鬼神也考成

也制度以禮成之也仁義各使中禮有分別也用禮爲柄如前諸事故治國得政君獲安存孝經云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長樂劉氏曰天下至衆也非一人之力可得而制焉唯貴賤之禮明於天下然後可以無爲於巖廊之上而四海莫敢不爲臣妾以尊崇之則禮非大柄能治億兆如此乎尊卑嫌者則以貴賤別之長少嫌者則以親疏別之先後嫌者則以上下別之則人倫之類可齊於五品而嫌疑判矣著誠去僞莫善於禮能正民心於幾微之先定民志於意慮之始故上天下澤履君子制禮以象之辨上下定民志也志在於心未形於言動也惟禮爲能定之於心不曰明微哉儼鬼神者人能用禮以致其誠則天神地祇人鬼可得而饗之以致休祥焉考制度者謂天子謹其職事莫大

乎禮故巡守於四方必考其制度協者存之亂者誅之所
以一天下於中和齊四海以禮樂也則仁義之賢由之而
可別悖亂之失由之而可除賞善罰惡黜幽陟明之道行
焉然則所以治政而安君者不柄以禮其可致哉
延平周氏曰儼助之也言禮之精則必至於助鬼神而其
粗則考制度別仁義而已所謂別仁義者蓋禮所以節文
二者故有別意

長樂陳氏曰禮之有體可執以治國猶器之有柄可執以
治事故曰禮者君之大柄也惟其爲大柄則能別嫌於難
辨明微於未彰幽可以儼鬼神明可以考制度別仁義以
至於治政安君也

馬氏曰禮者刑政之本也治國不以禮則操持悖謬而失
其所要故曰大柄柄言其所執之要也嫌者人之所難別

而禮有以別之微者人之所難明而禮有以明之鬼神在
其幽而人不可測度者也而禮有以使鬼神之格故曰儼
以禮賓之也制所以裁度所以節皆禮有以考之仁有殺
義有等皆禮有以別之夫觀其禮所以知其政禮之所興
則政之所治禮之所變則政之所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者所以治政安君也

嚴陵方氏曰稽考制度而用其中故曰考節文仁義而致
其辨故曰別

蔣氏曰禮足以爲政而刑則以輔禮教所不及自昔伯夷
降典皋陶作士雖有虞盛時不能主一而廢一後世遂有
禮刑表裏之論然自古聖人於斯民出禮入法之際凜乎
甚畏之也故於刑政之弛張足以見禮教之盛衰方其禮
盛於天下尊卑有守而大柄不移是以嫌微明鬼神序制

度設仁義行民有尊君親上之風而無勢力相軋之習經
曰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是非有以驅之使正
也蓋其節文顯設之間所以潛銷天下之血氣忿戾而為
中正無邪之歸者多矣若是則政安得而不治君安得而
不安及夫禮衰而俗敝則肅刑以防姦舉天下不齊之情
徧有巧者詐君臣岌岌乎其上也鯁然唯恐天下之軋已
而亦卒無以制其末矣是之謂無以移其平日之素而一
旦以臨之者也故曰是謂疵國聖人議禮自是謂幽國以
下詳言後世廢失之序而終之以刑肅俗敝其所以示戒
嚴哉

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
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刑肅而俗

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

鄭氏曰又為言政失君危之禍敗也肅駁也疵病也

孔氏曰大臣謂大夫以上倍謂倍君行私小臣士以下竊
謂盜竊府庫君位已危大臣又倍小臣盜竊愚君無宗此
何惟知暴怒急行刑罰故云刑肅上下乖離故云俗敝敝
凋殘也俗敝刑肅法教無常皆國之病故云疵國

黃氏曰君以禮為大柄政不正者失其禮之大柄者也君
不執禮故大臣得以肆情踰倍其僭如晉國三軍而又立
三行之類是皆倍增其禮而僭其上者也小臣竊者以位
卑權下但竊幸僭越者也倍之與竊皆君失政柄上下僭
濫既大小競僭則諸侯倍而僭天子大夫倍而僭諸侯貪
瀆公行矣但執禮之君則諸侯變禮易樂革衣服制度或
討或流無倍竊之失矣

長樂陳氏曰政不正則君位危所謂上無道揆也則大臣倍而不法小臣竊而不廉所謂下無法守也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則刑肅而不中俗敝而不美法亂而無常禮紊而無別所謂士者亦不事其事也士不事其事則民亦不歸之矣然重言刑肅而俗敝者蓋以亂之所致多在刑肅以其刻核太至故也夫治之爲道由內以及外故禮出而後有法法出而後有刑及其亂也由外以及內故刑肅而後法無常法無常而後禮無列矣

馬氏曰禮者政之本政者禮之用政不正則無以安其上故曰君位危君位危則上下之分失矣上下之分失則大臣倍小臣竊大臣勢足以有爲故言倍小臣勢不足以有爲故言竊

嚴陵方氏曰大臣倍非所謂大臣法也小臣竊非所謂小

臣廉也國有常法制民於刑之中而已苟刑肅而至於俗敝則法失其常矣故曰法無常法以禮爲體禮以法爲用用既無常則體亦無列故言禮無列無列者失其序之謂也是則人不安其職矣故言士不事蓋士以事事爲正故也刑肅而俗敝民將畏罪而離散矣故言則民弗歸也俗敝民散又何以致國之肥乎故以疵言之

山陰陸氏曰大臣倍若三家是也小臣竊若陽虎竊寶玉大弓是也

長樂劉氏曰刑加以肅本以削亂也亂不可削而反以殘民焉教民爲亂者無刑而受教從亂者得罪此俗所以敝而民逃於他邦而弗歸之適足以疵病其國而已矣
延平周氏曰政刑與禮三者皆失則豈特疵國而已哉
蔣氏說見前

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穀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穀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

鄭氏曰於此又遂爲之言政也藏謂輝光於外而形體不見若日月星辰之神降下也穀天之氣以下教今天有運移之期陰陽之節也降于社謂教令由社下者也社土地之主也周禮土會之法有五地之物生降于祖廟謂教令由祖下者大傳曰自禰率而上至于祖遠者輕仁也自祖率而下至于禰高者重義也降于山川謂教令由山川下者也山川有草木禽獸可作器物共國事降于五祀謂教令由五祀下者五祀有中雷門戶竈行之神此始爲宮室制度政之行如此何用城郭溝池之爲

孔氏曰上旣言政不正則國亂君危故此一節廣言政之

大理本於天地及宗廟山川五祀故君得藏身安固也故者因上起下之辭人君身在於中施政於外但見其政不見其身政之美盛則君身安靜故曰政者所以藏身也是故所施教令必本於天而來天有運移若星辰圍繞北極氣有陰陽若冬夏之有寒暑人君法效天氣以降下政教之命效星辰運轉於北極爲昏媾姻亞效天之陰陽寒暑爲刑獄賞罰案昭二十五年左傳云禮者天之經地之義爲父子兄弟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爲刑罰威獄以類其震曜殺戮皆法天之所爲以下教令也命者政令之命降下于社謂從社而來以降民也社即地也指其神謂之社指其形謂之地法社以下教令故云穀地周禮大司徒五地則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地有五土生物不同人君法地亦養物不一也上云

必本於天此以下變文故直云命降于社之謂穀地也父親仁也祖尊義也鄭引大傳證祖禰廟有仁義也言用禰之仁依循而上以至于祖遠者恩愛漸輕是據仁恩也用祖之義率循而下以至于禰高者尊重是義事也祖廟之中自然有此仁義人君法之施此仁義以教下民也山川有草木鳥獸可作器物人君法山川以興作其物也初造五祀之人既立中雷門戶竈行大小形制各有法度後王取爲制度等級也政之行能如此法天陰陽使賞罰得所法地高下令尊卑有序法祖廟而行仁義法山川五祀而爲興作制度則民懷其德禍害不來何所防禦所以藏其身而堅固也

長樂劉氏曰爲政之道能正萬物之性命則天下戴君如父母畏君如神明安君如天地不可須臾離於其政也然後其君得以安逸享其富貴陰陽和天地位萬物育爭鬪息則政之藏身尊嚴若此豈不可尚歟穀效也

江陵項氏曰此言政必本於天後言禮必本於天其言政以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爲其降曰命蓋古之言政者必合於禮言禮者必關於政如此後世政在俗吏禮在書生遂不可復合哀哉

橫渠張氏曰穀以降命命令也如殷人貴命令之令文之類也今之令書古之教命也

馬氏曰穀地而言命降于社則知穀以降命言地命降于社之謂穀地則知穀以降命言天

嚴陵方氏曰於祖廟言仁義則知本於天者爲陰陽之道降于社者爲剛柔之德也於五祀言制度固知興作之爲

事功矣道德仁義興作制度皆政之所存者而聖人特寓之於天地祖廟山川五祀使萬物莫不聽命焉然未嘗有迹也此所以爲藏身歟前言君此言聖人何也以位言則曰君以德言則曰聖人也其序先天而後地者上下之序也次之以祖廟者尊卑之序也又次之以山川者內外之序也又次之以五祀者大小之序也

延平周氏曰先王之教命將欲使天下之人稟受於己則己必先有所稟受而其所稟受必以天地鬼神者以其人莫不有敬畏天地鬼神之心則命之所以行也命之大者則必降于天地祖廟而其小者則必曰降于山川五祀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

新安王氏曰夫身居於位而政施於外天下見其政而不見其身然政正而人無不從政善則君安故政者所以藏

身也然爲政有道以禮爲本立禮有要事神爲本爲政必本於天者禮行於郊以事上帝此天子所獨而非臣下所可並也自郊祀而下諸侯卿大夫位有尊卑而祀事或可以通行然禮有差等凡爲此者先王以正名定分求至於禮行而身安也命者命祀之謂也出命而降于社天子有社諸侯亦可以有社謂之穀地諸侯可以祭社而不可以祭天故也穀者雜而分也天子大社兼土五色使諸侯三社各以其方色之土授之穀地之謂也出命而降于祖廟則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尊祖謂之義親禰謂之仁廟有多寡皆可以事其祖禰是以謂之仁義也出命而降於山川山川在四方者天子祭之山川在其境內者諸侯祭之山川所產不一也財用於是乎出器用於是乎備是以謂之興作也出命而降於五祀居則中雷門戶食則有竈往

來則有行自天子至於卿大夫士均祀之位有尊卑禮有隆殺有一定之法焉是以謂之制度也莫尊於帝惟天子可以郊天此禮不可自上而下也命祀自上而下者一曰社雖諸侯所可祭而不可以同乎天子之大社也二曰祖廟雖諸侯卿大夫士所可通祭而不可同乎天子之七廟也三曰山川雖諸侯所可通祭而不可同乎天子祭四方之山川也四曰五祀此小祀也然後上下通祭而無差等蓋有天子之命者可以有事無天子之命者不容僭差使人知天子如上帝之尊諸侯以下社廟百神無不聽命於天子則尊無二上孰敢干之所以見其藏身之固也

蔣氏曰古之聖人以眇然之躬而立乎天下之上蓋凜凜也彼其處勢位之尊崇能使天下盡聽命而不疑者蓋必有以立乎事物之表而制事物之命命之與政同出而異

名也自有天地萬物而是理已具於混然之初天高地下是氣形焉類聚羣分是理形焉故聖人本天理以出政大不言而六子運四時行百物生吾則倣之以降命於天下凡其興建顯設咸有定序使萬物森列各居其位而不相奪者皆非私意爲之也是以命降于社謂之殽地殽之爲言亦倣法之倣也蓋言因地事地教民美報而地道以顯也降于祖廟之謂仁義蓋言反本復始尊祖敬宗而人道以立也降於山川之謂興作蓋言備物致用率作興事而職業以起也降於五祀之謂制度蓋言門行有守外內有職而宮室以居也自後之爲政者觀之彼直以爲迂闊汗漫若此殊不知聖人因天理之自然運機緘於不露是

者之未設也天不尊地不親人無以相養生死之道虧闕而居處之情莫遂吾身寄於民上而莫之安也必於此

致意焉而後爲藏身之固蓋人道立於天下莫先於天地鬼神各安其位莫先於孝慈報反各有其常又莫先於養生居處各有其序孟子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蓋其所以隄防世故維持人心在此而不在彼矣此二帝三王所以爲天下開物成務之主布政乎天下身處乎法宮而民莫與爲敵者本此道也

長樂陳氏曰地道敏樹人道敏政敏樹則地之體有所安敏政則君之身有所藏蓋政隆於外而君安於內患害之所不能侵阼危之所不能及此之謂藏身也

禮記集說卷第五十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禮記集說卷第五十六

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

鄭氏曰並并也謂比方之也存察也治所以樂其事居也君順時以養財尊師以教民而以治政則無過差矣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

孔氏曰此一節結上文參於天地者政是聖人藏身之固所以參擬於天地則法於天地是也比方於鬼神則比方祖廟山川五祀而爲事也此皆所以修治政教也天有運移寒暑地有五土生殖廟有祖禰仁義皆是人所觀察言聖三能處其所觀察之事以爲政則禮得次序也興作器物宮室制度皆是人之所樂聖人能愛玩民之所樂以

教民則民所治理各樂其事業居處也人君順天時以養財尊師傳以教民因自然之性其功易成故得立於無過之地也

長樂陳氏曰夫知天地鬼神之稟則有所存明天地鬼神之用則有所樂處其所存乃禮之先後之序玩其所樂此民之所以治也易曰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易以所處者為體所玩者為用耳

嚴陵方氏曰天地祖廟山川五祀皆禮之妙理所存者聖人則因其所存者而處之以定體且不遺其先後焉故曰處其所存禮之序也道德仁義興作制度皆民之良心所樂者惟聖人則因其所樂而玩之且不紊其條理故曰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時以氣運故天生時財以形成故地生財父以傳類故人其父生師以傳道故師教之為之君者

位乎地之中居父師之上天何為哉以正用之而已

馬氏曰處其所存以其在上者言之也玩其所樂以其在下者言之也蓋在上者識其禮之所起故處其所存得其處存之要則禮之序在其中矣在下者知禮之所行故玩其所樂得其玩樂之道則民之治在其中矣變通莫大於四時而有天以生之聚人莫若財而有地以生之后非民無以辟四方而有父以生之人非教則無以別於禽獸而有師以教之四者皆出於自然而無俟於君可也而曰正用之何也蓋天雖生於時而茂對育物者非君不能育也地雖生乎財而理財正辭者非君明其義則不能理也人生雖自乎父而非君則罔克胥匡以生教雖自乎師而非君則不能安其教正用之者順其自然之理而不敢逆然後立於無過之地也夫有天以生時有地以生財有父以

生之有師以教之則富庶教之具備可以參天地之化育而成位乎其中矣

山陰陸氏曰聖人以禮之序處其所存以民之治玩其所樂以正用之猶所謂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

延平周氏曰處其天地鬼神之所存者禮之序也玩其天地鬼神之所樂者民之治也生時雖天也而有非天者也生財雖地也而有非地者也揚子曰天地之得斯民也斯民之得一人也一人之得心也果上之人不能誠心以及民由民以及天地則時有所乖而財有所傷也民雖父生然觀於時方天下之喪亂則雖君子不能恤其後及天下之和平則婦人亦莫不樂有子也教之雖師也然大宰八統之教皆行於上而御於下也是以知天雖生時地雖生財人雖父生而師教然皆有待於君君或不以正而用之

則不得爲無過故曰以正用故君人者立於無過之地也講義曰聖人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其爲政也非作聰明矜智慮私好惡也凡以明參於天地之理幽並於鬼神之故以治政也所謂政者正己以正人者也處其所存如君臣父子尊卑貴賤凡處其所必加察焉則不紊亂而得其所矣所以爲禮之序也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又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凡此者皆處其所存之謂要在察之各得其所此乃禮之序焉夫人之生好安而惡危好逸而惡勞好善而惡惡好吉而惡凶此人情之大可見者所樂在此而已君人者玩人之所樂而樂之所以爲民之治也如所玩習者非其所

樂民得而治之乎故曰玩其所樂民之治也

四明沈氏曰參天地並鬼神此心何所用其機巧處其所存玩其所樂斯民何所事其機變非盛德至治之世不能也士農工商各安其業君臣父子各適其宜而無有覬覦爭奪之風此之謂處其所存耕田鑿井日用飲食而無有嘆息愁苦之聲此之謂玩其所樂非聖人參天地之自然並鬼神之自然民亦安能無所不用其自然乎人君以有心擾天下天下必以多事累聖人行其所無事而我無與焉此之謂正用

蔣氏曰聖人道同乎天地故其身能與天地而爲三知通乎鬼神故其身足與鬼神而並立夫既與天地而爲三矣又與鬼神而並立矣則其闡知來藏往之機與神物前民用者如之何而不極其至哉所謂處其所存者自其降命

以出政推而至於事事物物莫不各當其所處莫非存其所當存也義以制君臣而君臣之道存矣恩以處父子而父子之道存矣是之謂禮之序所謂玩其所樂者自夫政布而民從推而至於使斯民相安而不自知者莫非樂其所可樂也宗廟有常事而民樂於報本矣山川有常職而民樂於興事矣是之謂民之治夫上文固言政之出於天也今也指禮之序言民之治始言政而終言禮者何哉禮者政之所自出也政者禮之所以行也政天也禮亦天也存者存其天也樂者亦樂其天也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此之謂也吾於此知古者君臣上下相安於其天又曰人主之職業自有天地人物而理已與之俱矣曰裁成其道曰輔相其宜曰左右其民非有俟乎深求力索以有爲於天下也是故謂之

無爲謂之民無能名又謂之無有作好蓋其因自然之理立自然之政凡以天地人物不能自全者皆於我乎賴而吾固順而成之天有時也則必因時以興事地有財也則必因財以致用人本乎父生則爲之正性命之原成於師訓而爲之敷典常之道此堯舜三代之君體道御時據三才之位同此一心以爲維持主張者也命羲和欽曆象平水土令貢賦徽五典修人紀冠昏夫婦庠序學校之設靡有不備是豈有求加於天地人物之所不容有者以强天下哉必如是而後爲以正用之古治既衰君人者反是不思於是率情以生事徇意以起功自其役民非時取財無藝恣苛刻而失愛卹逞暴殄而隳德化舉天地人物之所共存者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如之何而能立於無過之地也意出私意者過之所由生因正理者治之所由立後之

儒者而爲之說曰因者君之綱彼固有得於聖賢之遺論也夫

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

鄭氏曰明猶尊也則君當爲明君人之道身治居安名顯則不苟生也不義而死舍義而生是不愛死患生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政之大體皆下之事上非上之事下上下分定人皆以死事上也君者所明謂在下百姓尊奉君使之光顯非明人謂非是遣君尊明在下之人以下並同此義以所明與所養所事文同相類故鄭以明爲尊也以

下之事上於禮當然人皆知之是禮之曉達也尊者居上

卑者處下是分定也愛謂貪愛患謂恥患人皆知禮上下分定君有危難人皆貪愛以義而死競欲致死救之耻患其不義而生也

黃氏曰夫君所自明者禮也君四海有天下所明四海之禮君一國明天子所出一國之禮禮者何蓋分土列爵九命四民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尊卑升降之定節斯乃天子所明之禮也非明人者若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也下文又以禮達分定成之故知君明者禮也君者所養也者謂君之所贍乃畿內千里及諸侯貢賦爲君所養也非養於人若周末失政而天子私求故譏曰天子不求私財諸侯不貢車服之謂也君所事唯天地宗廟嶽瀆非事於人謂四海一人之尊也君明人謂禮樂自諸侯出則有過患矣養人謂君失政而私求財則不足矣事於人謂失事

天地宗廟而欲下事於人則失位者也下文百姓則君以自治謂百官四民則禮以自治也註文誤認其理故以則字爲明字以應上文也養君以自安是天下貢賦王廷不敢失職求自安也事君以自顯謂天下皆願事君爲榮顯也

橫渠張氏曰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蓋以上下之分皆定各得其道故樂其生而愛其死其生也榮其死也哀是也樂其生即愛其死惡不義故患其生正爲禮達分定故以不義而得生爲患無求生以害仁也如堯舜之世在上者覆露含育如此則其苟生也是足患於其時爲不善不知何所容其身致民若是治道可愛長樂陳氏曰君之德人所明辨而觀法之而非明人者也君之尊人所出財以養之而非養人者也君之貴人所出

力以事之而非事人者也然而有所謂明在於稽衆有所謂養在於養賢有所謂事在於得師惟其要之以上下尊卑之分則明之所以爲有過養之所以爲不足事之所以爲失位也至於百姓則君以自治而善有以遷養君以自安而分有以處事君以自顯而忠有以盡如是則禮達於上下之間而分定於尊卑之際故人於其義之可死則不苟避於其不義之生則不苟存此所謂修禮以達義而不愛其情也

嚴陵方氏曰君人在上則人當拭目以觀化故君者人所明非明人者也人當樂業以殖財故君者人所養非養人者也人當竭力以効功故君者人所事非事人者也夫上之所爲下之所取正也故君明人則爲過以天下而贍一人則有餘以一人而贍天下則不足故君養人則爲不足

上者宜無爲而逸下者宜有爲而勞故君事人則失位禮達而分定則人莫不知分焉與其犯分而生不若安分而死爾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也夫人之所愛莫如生所惡莫如死而其言乃如此者則孟子所謂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是也

廬陵胡氏曰明猶視也言下之所察視達猶行也禮行分定人皆見危致命愛死節而耻偷生

山陰陸氏曰指人之失謂之明人故曰君明人則有過夫覆人臯而治之者尚大宰之事也君可以明人乎故蘇續塞聰前旒蔽明

蔣氏曰上章論君人之道至此別君臣之體夫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孟軻以爲天下之通義也久矣民治立則君道顯人君不可與民

爭能以處也是足以見所明非明人之理身愈逸而責愈重人君不可與民並耕而食也是足以見所養非養人之說民甚卑而君甚尊人君不可與民無分以居也是足以見所事非事人之義天下之勢固莫患乎上下無以相別而分守無以相安也古之聖人常使其心無負於天下而不容使其身一日不足以自異於天下在易卑高以陳而貴賤以位故曰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蓋禮義之錯生於君臣上下之有辨也然使在我不盡其所以無負於天下之實固不足以居自異天下之名不有以立其自異於天下之勢則亦不足以行其無負天下之心此固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聖賢惓惓焉而爲之戒辭也若夫主勢一定而君德既孚天下之民方且遵名守教相從於畏愛則象之中甘心於服役

事養之際求其爲自安自適之不暇安有欺背僭陵之事哉故曰禮達而分定則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好生惡死人心之所同然聖人有禮以率天下能使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則其功用固不容以小言也

新安朱氏曰禮達而分定達謂達於下

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

鄭氏曰用知者之謀勇者之斷仁者之施足以成治矣詐者害民信怒者害民命貪者害民財三者亂之原變當爲辯聲之誤辨猶正也君守社稷臣衛君宗廟者患謂見圍入

孔氏曰上旣禮達分定患其不義而生因上生下故云故也此論去不義之事知謂謀計曉達詐者不敢爲之故云

去其詐勇謂果敢決斷能除凶暴怒者不敢爲之故云去其怒仁者好施不苟求財貪者見之心慚止息故云去其貪然據鄭註意則云選人知者勇者仁者退去其奸詐者忿怒者貪財者先師旣爲前解故備載之案孝經云守其宗廟謂大夫家之宗廟此則爲君之宗廟

橫渠張氏曰用人者言在上也去其私者人於禮達分定不敢存其私意也不愛其情是也仁知勇之士皆盡誠於上而不過其分用知而知者去其詐用勇而勇者去其怒用仁而仁者去其貪怒如子胥卻克以公戰報私怒也貪如田氏好施以掠美於已也

馬氏曰知者不惑而用人之知則可以去其詐勇者不懼而用人之勇則可以去其怒仁者無欲而用人之仁則可以去其貪去其詐去其怒去其貪非有意於去也而用人

之知用人之勇用人之仁則詐怒貪之三者自然而去與夫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之類是也

山陰陸氏曰若荆軻聶政侯嬴田光之徒雖知愛死患生然死非禮義則以無聖人在上去其詐去其怒去其貪故也

新安朱氏曰人之性易得偏人旣仁如何貪蓋仁善底人便有好便宜底意思今之廉介便多是那剛硬底人

江陵項氏曰此經曰用人之仁去其貪表記曰儉近仁貪儉之與仁宜不相似古人以同類處之者則以其皆出於愛也愛則儉儉則貪矣項羽涕泣分飲食亦仁人一節也至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則儉與貪見也儉者約於已故猶爲近仁貪則加於人故不可不去孟子曰

儉者不奪人奪人烏得爲儉則當時之君固有儉而貪者矣魏人儉嗇褊急而有伐檀碩鼠之刺亦此類歟

長樂陳氏曰用人之知去其詐則人尚真而不僞用人之勇去其怒則人循禮而不亂用人之仁去其貪則人樂施而不奪諸侯死社稷天子之社稷也大夫死宗廟己之宗廟也死乎天子之社稷則義而正死乎己之宗廟則非義而變然則大夫之義而正者如之何亦曰死衆而已矣延平周氏曰知者多詐而詐者不必知有知者則詐足以別故用人之知則足以去其詐勇者多怒而怒者未必勇有勇者則怒足以別故用人之勇則足以去其怒仁者樂於予貪者樂於取有仁者則貪足以別故用人之仁則足以去其貪孔子言道之序則仁先之知次之勇又次之言爲道則知先之仁次之勇又次之今以勇間於知與仁者蓋

知仁以勇爲主故間之猶三德以敏爲主故亦間之也嚴陵方氏曰詐者巧言似知而非知怒者敢爲似勇而非勇貪者多愛似仁而非仁則人君所去其可以不察此哉諸侯爲守土之臣故死於社稷則爲義義之爲言宜也大夫有可去之道故死於宗廟則爲變變之爲言權也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則以義望之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廟則以變責之也

蔣氏曰君子道者三知仁勇是也然世之人或徇於性質之所趨而不知反於義理之所制則其善端之所形見未有不爲終身之累者也此章言用人之道而繼之於禮達分定之後其說蓋有所主夫知固可尚也而不能行其所無事則將變詐以壞禮聖人本禮以用知則止邪於未形而詐去矣勇固可尚也而不能以禮爲主則將肆怒以爲

亂聖人本禮以用勇則動容貌遠暴慢而怒去矣至於仁之爲道尤宜致辨於設心之初中庸曰力行近乎仁表記曰知者利仁蓋仁主於有己自其盡己而至於盡物者仁之推也語曰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貪心一形則博施濟衆之事誰其廣之聖人本禮以用仁而曰去其貪者無他蓋將使人老老以及人之老幼幼以及人之幼辨親親之殺明尊賢之等仁有所廣而道有所推也龜山論舜跖利善之分其義近之蓋利己者狹推己者大所謂貪者蓋亦不必貨財是殖然後爲貪也 又曰禮之功用其大矣哉知本之以去詐勇本之以去怒仁本之以去貪若是則君臣上下之間祖廟宗祧之事惟理是循惟當是貴可生而生宜死而死豈有素其所處而失其所守者哉故曰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

故聖人而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爲之

鄭氏曰耐古能字傳書世異古字時有存者意心所思慮也辟開也

孔氏曰此亦因上生下樂記云人不耐無樂是古字時有存者孔子說聖人非是以意測度謀慮而已知民之七情開闢其義以教之顯明利事以安之曉達其禍患而防護之然後能使天下和合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皆感義懷德而歸之也情義利患則下文所言是也

長樂陳氏曰風俗同故天下爲一家心德同故中國爲一人其能至於如此者非吾之意有以結之必先知乎其情而致之辟於其義而教之明於其利而興之達於其患而去之

馬氏曰言天下則兼於四海也言中國則異乎夷狄也蓋聖人治近者詳治遠者略以中國比天下則天下爲遠而中國爲近以一人比一家則一人爲寡一家爲衆略於遠而能使之如一家者言其俗不殊而若父子之親上下有以相使也詳於近而能使之如一人者言其道之同而若手足之用左右有以相衛也凡此者非用知之鑿而以私情巧結之也皆順其性命之理而明利達患而已矣然則天下風俗之宜異中國貴賤之勢殊而能使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何也蓋風俗雖異而其趨向則一也貴賤雖殊而趨於善則同也凡此自非順性命之理而明利達患者不能爲也

延平周氏曰天下非一家而能爲一家中國非一人而能爲一人者非特在吾身者有以結之必先知人情而

無喜其所怒無欲其所惡然後開於人義使之知父子君臣之倫明於人利使之講信修睦達於人患使之無爭奪以相賊如此則天下所以爲一家中國所以爲一人也建安潘氏曰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聖時之盛也論者每以車書混同無異區爲天下一家億兆欣戴無異俗爲中國一人是知聖治之成效而不見聖人之能事也聖人非有他術特洞照本原知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夫塗殊於所由不殊於所歸同歸則宗一室吾見天下本一家也慮百於所思不百於無思無思則均一體吾見中國本一人也衆人徇私而自蔽見有用則彼已不通不見不用而會歸則一每每自徇則雖父子猶有爲豺狼兄弟猶有爲參商況他舍外人乎聖人深探本原灼見要歸故均以一體待之休戚一焉是謂踐形由是樂民之樂而民亦樂

其樂憂民之憂而民亦憂其憂不以一己外天下而以一體視天下此天下所以一家中國所以一人也

蔣氏曰自古安危理亂之機非有深遠而難見者蓋天下大本在於人情離合而衆寡遠近不與焉方有道之世上下相親小大相安六合同風九州共貫迨其衰也貴賤相逼強弱相乘則不免人自爲政家自爲俗無它情之所合則措天下之異而歸於同情之所離則天下之勢不可得而強一矣今天下一家中國一人此豈億度料想姑爲是言哉古之聖人總攝人心維持世故所以起天下聯絡親比之義而革其乖戾違背之習者蓋亦灼見是理而爲之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商之天下則周之天下也其民則亦周之民也紂惟不知天下之情是以狎侮五常作威殺戮屏棄典刑囚奴正士至於失

天下之義背利縱患而人心離也武王惟知天下之情是以重民五教篤信明義崇德報功天下之大義開闢充塞興利銷患而人心一也噫人情之係於天下如此哉漢之興也以其知秦民之情唐之興也以其知隋民之情漢唐而下中智之主開國成務裂天下之大勢就一時之小康區宇不一軌轍有間蓋未識古聖人所以爲天下之大意也

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脩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鄭氏曰舍禮何以治之惟禮可耳

孔氏曰自此至何以哉覆釋上經情義利害必須禮以治

之又明人之欲惡在心難知舍禮無由可化昭二十五年左傳云人有六情喜怒哀樂好惡此云欲則彼云樂此云愛則彼云好也六情之外增一懼爲七人義從親者爲始以漸至疏故長幼在後君臣處末

臨川王氏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此之謂七情中庸止言喜怒哀樂喜樂一也何以所言不同曰皆情也喜可以兼愛欲怒可以兼惡懼中庸言中和則兼性言之故止言喜怒哀樂此言七情之實故詳言之

長樂陳氏曰喜愛欲者陽之情怒哀懼惡者陰之情凡此皆出於天然故言弗學而能也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者閨門之義長惠幼順者鄉黨之義君仁臣忠者朝廷之義凡此皆出於人爲信則無所欺罔睦則有所顧省此皆足以和義故謂之人利爭而後奪奪而後相殺此皆

足以召禍故謂之人患也

山陰陸氏曰兄良能克家者也即言友友施於弟而已

蔣氏曰人之生也七情之真具於賦形之初聖人整世故而立人極大要在於不奪其天而已然義利之辨不明向背之情遂異此聖賢所深憂也夫子對兵食之問孟子陳利國之說源委可觀取舍明甚彼固知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情遂形焉方其動與義俱天理日見聚廬相依報施相使上下翕然識居處之道而歸於性命之常至於徇利而行久欲日長貪嗜無厭淫湎無恥上下紛然失交際之道吞鬻搏噬之患所由作也由是言之生天地之間者皆人耳耳目之於聲色口鼻之於臭味肢體之於安佚隨所感動而有喜怒哀惡是不可得而泯遏者也故歸之弗學而能而謂之人情父子兄弟之聚夫婦男女之合

君臣上下之交報施酬酢各有攸當人道所不得而踰越者也故謂之人義此義既形此情遂定於是講信修睦而人利興此義不立此情日亂於是爭奪相殺而人患起然人豈本有是患哉情我所固有也義我所固有也惟其本義以制情是以因義以成利惟其舍義而言利是以因利而生患君子論人道之大揭此情此義於利害間區別而備言之復究制情立義興利去患之說欲納天下於相安相養之域則自禮之外無餘說也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鄭氏曰言人情之難知明禮之重

孔氏曰端謂頭緒言人深心厚貌內外乖違包藏欲惡之

心不可測知故外邊不見其色人君欲專一窮盡人美惡之情若舍去其禮更將何事以知之禮之所以知人心者有事於心貌見於外若七情美善十義流行則舉動無不合禮若七情違辟十義虧損則動作皆失其法故云舍禮何以哉

馬氏曰莫非欲也而飲食男女欲之甚也故曰大欲莫非惡也而死亡貧苦惡之甚也故曰大惡喜怒哀懼愛惡欲皆所謂情而情之所本尤在於欲惡故曰心之大端也夫心隱於內而不可見色形於外而可以察蓋心者色之蘊由色以觀之則心可以測度也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雖作於其心而不見於其色則人之深情厚貌有時而不知也故色厲而內荏色取仁而行違者有之矣然則色固不可以得心乎詩云他人

有心予忖度之人之可以忖度者以其有道也所謂道者禮而已惟其有禮以節之則美惡不能藏於心也故曰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嚴陵方氏曰欲惡心之大端雖各有端以藏其心不可測度也欲其所可欲惡其所可惡則爲美非所欲而欲非所惡而惡則爲惡然皆由心生者一也故曰皆在其心心無形無形則無色故曰不見其色上文言不可測度以不見其色故也禮器曰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正謂是也延平周氏曰大欲大惡藏於心而不可測者也果欲其可欲惡其可惡則爲美欲非其可欲惡非其可惡則爲惡又皆在其心而不見其色有欲一以窮之者禮而已蓋先王制禮其大倫大要莫非沿人心以爲之方苟非以禮則心爲度哉

長樂劉氏曰禮出於人之情以情度情則情無不顯此所謂有節於內而觀無不察矣孟子知齊王之大欲而齊王以爲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者以此山陰陸氏曰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言揆之以禮無所不察

長樂陳氏曰凡民耳目接於外物則七情生焉聖人不能使之無情也用禮以治其情使之接物雖動其情外有禮制則莫敢踰之也內明性理則莫敢悖之也故情雖內萌而外中禮節考其迹也與中無異是故出其心而爲禮節者謂之中考其迹而中禮節者謂之和然則治天下者舍禮何以哉

蔣氏曰人各有心自夫命於天而謂之性感於物而謂之情制於理而謂之義因其所適而後利害之名立原其治

人之要必先有以正欲惡之大端粵自文籍既生典謨訓誥之作所以講切是理者首見於舜禹相傳之際方其天君湛然外物未接道心惟微未易驟形也有如欲惡相長事物益至人心惟危豈易禦哉惟其精一執中之功致力於此心危微之際能固其所以爲道心者則此心始合而不離矣禮記論心何以異此飲食男女誰獨無之死亡貧苦誰願爲之藏其心於不可測度之際宜甚危矣吾將即心以求真因色以知變運是禮於可觀可觀之際驗其功於內外不分之初飲食我所欲也觴酒豆肉遜而受惡男女我所欲也無媒不交無幣不見死亡貧苦我所惡也而國君死社稷大夫死宗廟君子仕而不稼田而不漁食時不力珍凡以使其內之所存不爲外之所奪一隱顯而見定形也故曰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究觀聖人以禮治

情之意然後知舜禹精一執中之論至於伯夷降典而後治心之要孚於天下此上下之所當講明者也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

孔氏曰此以下言人感天地鬼神而生聖王還因天地鬼神作其法則以化人所以人情萬物可知也天以覆爲德地以載爲德人感而生是天地之德也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二氣相交乃生故云陰陽之交也鬼謂形體神謂精靈祭義云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氣與魄相會然後物生故云鬼神之會秀謂秀異言人感五行秀異之氣故有仁義禮智信

橫渠張氏曰天地之德謂人之德性也所造深則所見厚又如天地之性人爲貴亦是德也稟五行之氣以生最靈於萬物是其秀也神之言中也鬼之言歸也凡生即申也

要終即歸也神之盛極於氣故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鬼之盛極於魄故曰魄也者鬼之盛也一體兼此終始此鬼神之會也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氣物生皆然而人爲備焉

長樂劉氏曰德言其性謂元亨利貞也交言其混謂純粹不雜也會言其要謂聰明正直也秀言其粹謂傑特品稟也天地之氣陰陽也陰陽消長迭相出入而成四時四時終始更相變化而成五行五行者四時之氣凝結而成也大之爲山嶽河海小之爲動植羽毛其於人也內之爲五臟外之爲五事性之爲五常類之爲五品其作於教化也則與天地合其德與陰陽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能使五行不失其性然非七情之所能致也不曰中和之至德哉禮之爲用其如是夫

馬氏曰鬼者魄也神者魂也魂魄合然後謂之人故曰鬼神之會也凡盈天地之間者莫不稟五常之氣也人之所以異於物以其得氣之秀而最靈者也然則記者之言及此何也蓋將以明其制作之本也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而人者天地之德也必以陰陽爲端而人者陰陽之交也必以鬼神爲徒而人者鬼神之會也必以五行爲質而人者五行之秀氣也凡此者亦所以明其制作之本意也

山陰陸氏曰言人之備道全美如此奈何舍禮而欲備天地之德稱神明之容哉

四明沈氏曰人者其天地之德言人與天地無間易說與天地合其德又說與天地相似中庸說博厚高明配天地又說溥博淵泉如天地人與天地猶爲二物不若此言人

者天地之德更不須合配如相似也

北溪陳氏曰人者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說得亦親切此真
聖賢之遺言非漢儒所能道也蓋人受陰陽二氣而生此
身莫非陰陽如氣陽血陰脉陽體陰頭陽足陰上體為陽
下體為陰至於口之語默目之寤寐鼻息之呼吸皆有陰
陽分屬不特人如此凡萬物皆然中庸所謂體物而不遺
者言陰陽二氣為物之體而無不在耳天地間無一物不
是陰陽則無一物不具鬼神 又曰鬼神只是陰陽二氣
之屈伸往來自二氣言之神是陽之靈鬼是陰之靈靈云
者只是自然屈伸往來恁地活耳自一氣言之則氣之方
伸而來者屬陽為神氣之已屈而往者屬陰為鬼其實二
氣亦只是一氣耳 又曰大槩陰陽二氣會在吾身之中
為鬼神以寤寐言則寤屬陽寐屬陰以語默言則語屬陽

默屬陰及動靜進退行止皆有陰陽凡屬陽者皆為鬼為
神凡屬陰者皆為魄為鬼

王氏曰聖人欲使天下知其生之所宜尊故必曉以生之
所從受人之有是生也蓋有重之於其初而非苟然而得
之者也天下之人惟不能明其所從受徒以其身為苟然
而得之而自棄之心生自棄之心生而吾之所宜尊者始
舉而褻之矣聖人憂焉故告之以其端而動其自尊之心
曰人之所以為人者蓋天地陰陽鬼神五行交相參而與
我以是生也則人之為人不能尊矣乎其生也有其形則
必求其形之所自生其賦形也有其質則必求其質之所
自得何謂形之所自生天以覆物為德地以載物為德人
生於覆載中則其形之所自生固天地之大德也獨陰不
生獨陽不成人因其交會而生始具則其形所自生者固

陰陽之交也氣者神之盛魄者鬼之盛氣與魄聚則生散則死人因其會聚而生始全則其形所自生者固鬼神之會也何謂質之所自得夫天地陰陽鬼神既成之以其形矣而形之生也又有所謂質與之俱生焉五行之氣散布以命萬物而所謂氣之秀者人獨得之以爲其性之質則其質之所自得者固五行之秀氣也夫既有是形則可以共立斯世矣既有是質則天下衆善無不具矣人知衆善無不具所以自待者不敢輕自期者不敢卑廣而充之自可欲之善至於充實之美大而化之之聖不可知之神則吾之一身固自有聖神之地天下之人何爲而不知生之所宜尊即人之不敢慢天地陰陽而褻鬼神五行此天下所共知也然則移其不敢慢且褻者於吾身雖至於聖賢可也學者可不謹諸

蔣氏曰人與天地並立而爲三所賦者不薄所用者甚大也世之人格於形體是以囿於範圍之內而不立於萬物之表且天地本與吾同德也物有萬殊理本一致此一既生天得之以清地得之以寧人得之以靈其所以靈者非謂清且寧者其可乎是爲天德之德陰陽與吾同體也雖兩立用不獨行有男女然後有夫婦受形既若此矣而況喜怒其舒慘也出入其消長也主一廢一不可也是爲陰陽之交鬼神與吾同類也氣盛而神魄盛而鬼人之氣魄合而不離而後靈於萬物是爲鬼神之會物有常性形於五行人有常性形於五事蓋其事生而不窮者鍾於人之靈而後視聽言貌思可以作肅作乂作哲作謀而至於作聖也安得不謂之五行秀氣哉人之爲人若是之不苟然也況觀兩間榛榛狉狉役於一而不知其二局於近而莫

通其遠者物而已矣均是人而狹用之不能充其所賦而大其所用至於物之與儔是可悲也

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

鄭氏曰秉猶持也竅孔也地持陰氣出內於山川以舒五行於四時此氣和乃后月生而上配日一盈一闕屈伸之義也必三五者播五行於四時也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合爲十五之成數也

孔氏曰自此至質也一節以上經言人稟天地陰陽鬼神五行而生此又述明天地之德及五行之氣也以陰陽鬼神是天地中物故不重陳也天秉持陽氣垂懸日星以施生照臨於下地秉持陰氣爲孔於山川以出納其氣氣有陰陽皆出於地地體是陰故總謂之陰也凡月體之生稟

於日光若氣不和日月行度差錯失於次序則月生不依其時若五行氣和則月依其時而生是以三五十五日而得盈滿又三五十五日而虧闕也月有虧盈故備言之天則直言垂日星而已鄭註一盈一闕屈伸之義者盈謂其伸闕謂其屈也

長樂劉氏曰天也者陽氣之所積故曰秉陽焉地也者陰氣之所積故曰秉陰焉陰氣合陽於天上則爲日星是以其光下垂焉陽氣合陰於地下則爲山川是以前通焉山川者五行之本也故天之氣出入於地中則升爲四時地之氣凝結於天上則降爲五行合於四時和平協順而後月生焉月雖陰氣所結不得天陽無以成其明也日雖陽氣所結不得地陰無以成其耀也故陽中有陰則陽功成而能久其照陰中有陽則陰德盛而能常其明萬物

各正其性命以保形質之始終者未始不由陰陽之交混也日行遲君之道也月行疾臣之道也君逸臣勞天地自然之理也月之盈十有五日後在地下而上在天上故闕而不見也月之闕十有五而與日相望於旦故盈焉然則月之所以能明而盈盛者假日之光也去日有遠近是以盈縮弦望隨之

長樂陳氏曰天以清秉陽在天者成象則日星是也地以濁秉陰在地者成形則山川是也天地既位於上下則播五行於其中故天一生水而播於冬天三生木而播於春地二生火而播於夏地四生金而播於秋天五生土而播於四時之間自天一至於天五則為十五之數十五之數成其所播者既和然後月生而如其數蓋三五者數之所變故數之至於三五則為五行生數之極而月所以盈又

積之至於三五則為五行成數之極而月所以闕也然而陰陽之義配日月此特言月而不言日何也蓋月有盈闕之常而又多薄蝕之變得其常則四時和及其變則四時乖故觀月之生而已矣

嚴陵方氏曰陰陽合而為道道則天地無由之而已陰陽離而為德德則天地各有所秉焉幽顯者天地之道上下者天地之位天地既位於上下則五行播於其中播者分布之稱也自天一至於天五奇偶合而成十五則可否相濟而和矣乖則塞而生暗和則通而生明故月如其數而生焉自生而進進極而盈為望既望而虧虧極而闕為晦朔後則明生而魄死望後則明死而魄生以麗於數故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言月而不言日者蓋月受日而明遡日而行言月如此則日之長短出沒其能逃是數哉

馬氏曰星麗乎天亦陽之屬也故言天秉陽而繼之以垂日星垂日星者所以昭其日星之明也山川麗乎地亦陰之屬故言地秉陰而繼之以竅於山川竅於山川者所以通山澤之氣也天之所以命萬物而往來不窮於其間者五行也五行之動必有所終故曰迭相竭迭者終而有始之意也

山陰陸氏曰垂陽也竅陰也播陰陽也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陰陽沖氣也五行是矣三然後有中五然後有中和中之所生也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此言陰陽中而爲五行五行播而爲四時四時和而十有二月生焉月以盈闕爲節故皆以三五

龍泉葉氏曰天陽也天必能秉陽而後日星垂於下以效其經緯地陰也地必能秉陰而後山川竅於上以效其流

止天地陰陽交爲貫通而播五行之氣運於四時五行不忒四時不差而後月能望日晝夜相代以成歲功生死不愆而盈闕不紊其勤勞至矣天地之道至誠而不息五行之氣至和而不乖此王則彼衰彼息則此生迭相爲竭而未嘗竭也五行歲月始此終彼相爲本末不可窮盡此天地所以久存而不廢也其在人也發於聲音則律呂之變不可窮發於飲食則滋味之變不可窮發於衣服則色章之變不可窮凡天地五行陰陽運動之勤勞皆發於萬物而資於人以與之並爲長久也天地之情性非人則不能體而參之天地之功用非人則不能察而法之天地之所以不息者由人道而後見之此人所以爲天地之心五行之端食味別聲被色以生養於覆載之內而獨有厚於萬物焉蓋研括天地陰陽五行之運動而聚見於人則人之

爲可貴也大矣及其累於形偏於氣專已而忘物卑志而尊欲故雖爲天地之心而其心非天地也雖爲五行之端而其端非五行也雖食味別聲被色而味聲色之所自出者不知也冥然於日用飲食之間和吞之念形夸奪之事起其所以感傷天地陵犯陰陽毀敗五行者人固爲之而萬物不與也是必有先知先覺者焉察其本原要其性命而流通焉故舉物睹情藝事勸功端本於天地陰陽紀法於日月星辰淪幽出明歷粗入微一皆順其常理非出私智任私意而自爲也皇極則建常性則若設官則有治焉立師則有教焉此人之所以能不失其貴而卒於參天地以立天地萬物卒賴於人以長且久也雖然昔之言治者兢兢於天道業業於人事謹小而畏獨未嘗敢極其論也故以人情合人理則詩是也以人事永天命則書是也著

天地陰陽五行之失常以考人理之否當而聳懼之以善惡則春秋是也惟易則深遠矣然而吉凶禍福必驗之以事觀爻蹟象而人身之變動舉積此焉未有擅天地陰陽五行之理於一身以爲貴範天地陰陽五行之理於天下以出治其意若此之大其用若此之妙其論若此之盡者也豈堯舜周孔固有遺言而後之得之者遂從而推廣極論之歟雖然使人能知其所以自貴而通於天地陰陽五行之故則去其滯吝消其鄙詐而無一舉動之非禮也使人君能知人知所以貴而還以天地陰陽五行之所賴者治之教之則必懲勸不以賞罰制馭不以權勢本仁立義而無一政事之非禮也則庶幾可也

蔣氏曰上章論人而繼及於天地陰陽日月星辰象數之間何哉三才之道固未有不麗於陰陽之二氣者而其一

抑一揚蓋本天地之正理少失其制則患生焉在易乾坤之卦四德具於乾也而坤則利牝馬之正首庶物者乾也而坤則承天而時行以成德爲行者乾也而坤則取乎無成而有終獨以歸坤也上六爻又發龍戰於野之義爲其嫌於無陽也然則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而可與陽亢位乎故秉陽者天也日星之象自然而昭垂秉陰者地也月之象則有待而後生使山川不爲之通氣五行不爲之播時則陰不和於陽而失其所以質之者矣月何自而能生故在天成象而日星以陽言月從陰類爲之月者疾行乎周天之度而受明於日也三五而盈三五而闕蓋有分量而弗敢成也然則陽有專制之功陰必資陽之用先儒發之其義明甚

王氏曰和而後月生也政和則人和人則氣和氣和則

充乎天地之間而與之俱和矣夫是以禍患不作和氣流通密移於造化之妙則月之所以由和而生也且天一生水播和氣而爲冬則月會日於析木星紀玄枵之次地二生火播和氣而爲夏則月會日於實沈鶉首鶉火之次天三生木播之於春二氣致和月之會日又見於娵訾降婁大梁之辰矣地四生金播之於秋二氣致和月之會日又見於鶉尾壽星大火之辰矣乃若中央之土播於四時分旺四季四序協紀五行不相陵而和又可見矣若然則載魄於東晦朔弦望無毫釐之差絲忽之謬者實由聖人調胸中之誠應乎天地則所以播於五行者已極其和而五行所以播於四時者又極其和此其效所以致然也易曰天地以順動則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者蓋謂是歟

江陵項氏曰案下文五行四時以配五聲六律五色六章

五味六和則所謂播五行於四時而月生者正謂布五千於六支爲三十日而晦朔以周也故曰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明言五六三十無可疑矣五陽干加六陽支爲三十日五陰干加六陰支亦爲三十日陰陽各當三十故不言十與十二但言五六凡五聲六律五色六章五味六和皆然干言五行者甲乙屬木丙丁屬火戊己屬土庚辛屬金壬癸屬水也支言四時者寅卯辰屬春巳午未屬夏申酉戌屬秋亥子丑屬冬下文曰五行之動迭相竭也注曰竭謂相負戴正謂干支相加也又曰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也正謂十干周旋於十二支以成六十日也

禮記集說卷第五十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